謝氏南征記 卷上

南征記 南征記

南征記 南征記

南征記

全

[illegible]

甲子元月初六日上来

[illegible]

杜夫人書 謝夫人札 倣作

昔別倏已經年 音耗渺如隔世 老身未嘗一日不嘗娘子於心 自間娘子豈以
老身介於方寸中 寄思想之懷 欲言則長蒼天悠悠 海涵涵而已 老身與娘子
別後 隨兒將向長沙矣 中路聞兒移拜京職 還故日第 娘子退處先瓏之
下 嗚呼 娘子之有今日 雖已逆料 而不使老身在京 則娘子之被禍 何如是酷
人之無良 一至於此 一憤一慟 肝膈欲裂 壞廢之道 娘子講之熟矣 依止松楸 誠為
得計 若使先舅見 精靈不昧 非腕之餘 亦必自懸之矣 深山窮谷 強暴亦患
粥飯寒暖 生計甚艱 此老身所以為娘子痛惜至於寫 而廢食者也 惟娘
子亟來 與老身飢渴與同 疾病相救 則何異於在先舅墓下乎 驕老 明
日亭遠 惟娘子勉強從之 收拾遺具 以待幸甚 臨紙流涕 是望

謝夫人復札 負罪人謝姪[illegible]齋沐上覆於尊堂叔夫人座下 伏以賤妾賦命甚險 操行不莫 賤
汚 得罪夫家者 固已多矣 特賴夫人眷愛之恩 特導之義 宜黜而不黜 當死而不死者矣 妾雖
愚昧 亦具心腸 豈無感激之心哉 自別尊顔 瞻慕深切 而山川間隔 信使不稀 濟[illegible]
嗚呼 恐更不得仰拜徽範 終抱無涯之痛矣 盛德愈光 而不[illegible] 壽之柱[illegible]
慕瞻猶至 妾是何人 得此尊嚴之下 眷我千里 撫慎之懷 貴禮若為 顛倒 奉一讀 悲喜交至
意 而不遇之過 夫人所忌 淫穢之行 貞婦攸恥 而頓至百藥 [illegible] 不可復盡於人 然[illegible] 不
至於罪已 宜夫倫 是罪貫盈 而皇天不殺 留而免誰 雪則刺心以自明於是 我得置[illegible]夜 苟存殘息者
[illegible]死此何理 三台遺疾 法來依此松楸者 為有[illegible]逆之[illegible] 無三[illegible] 展嫁[illegible]勤[illegible]
[illegible]

南征記上

淑女賛白衣像　良媒結赤繩緣

大明嘉靖年間北京順天府有一宰相姓劉名漁誠意伯基之後也漁四代祖仕京師為順天府人漁事世宗文章才望名於時為禮部尚書而與太學士嚴嵩意不合稱老病乞解官天子許之特加太子少師以尊寵之少師雖不與朝廷事一時士大夫仰其高節家世宰相所居第宅如王侯園林鐘鼓之樂人皆歆羨而少師恭儉好禮治家有法其妹為鴻臚少卿杜强妻早寡少師友愛甚篤少師有一子鍾愛而教之嚴其子名延壽字山甲少師夫妻四十後生未彩襁褓母崔夫人棄世及長皃如冠玉十五歲文章已成舉筆立

書千言少師奇之而恨夫人之不見也劉生十四爲
鄉試第一十五及第試官初欲以爲壯元知其爲生
之文嫌年少抑置第三遂爲翰林偏修而聲名傾
一時儕類不敢望焉生上疏自陳年幼寡學請罷
宮十年讀書天子嘉其意下詔褒奬特以本職
賜五年之暇益篤聖賢之書講究致君之道特年
二十復進於朝廷一家感徼聖恩少師戒生勉勵忠
義以期報效生初擬於登第後娶妻求婚者雖多
未嘗許之至是少師急於得佳婦乃與杜夫人會城
中衆媒婆問處女所在衆婆抵掌反舌升之則青
天下之則黃泉朝而言日中不決其中有朱婆者年
最高彿不語於是乃告之曰諸人各主所見甚不公

備僚莫不仰慕生以年少學淺不可從仕遂上疏請解職十年讀書之後始效犬馬之勞其疏曰

上疏曰
翰林編修官臣劉延壽謹百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竊伏念無學則不可論君德無術則不可以贊國政而學術必遂高鍊達而後方可措之於事業之上矣臣之事君既非利其祿而其身而已則無其具而冒進者濫矣君之使臣亦非等其官量其祿而則非其才而虛授者錯矣臣年纔乳臭忝竊科第古人所謂不幸者臣實當之矣竊科者未必工於文章從政者未必識於才識則竊科

鞏未且蔵五長紀才徒以早捷必宋也是了百工不濟才力揚之且進則豈不足以汚名器而辱寵是我伏乞諒臣年幼而不足任事察臣才弱而不足冒職特加十年之暇許究六經之書為多必博擇術精然後使之出而從仕則臣庶幾上贊清明之治下免瘝曠之刺矣惟皇帝陛下裁省而矜憐焉

小人清直言之老爺若未富貴形勢則莫如嚴承相孫女必欲擇賢莫如新城縣故謝給事家處女請擇於斯二者少師曰富貴本非願惟賢是擇第恐謂謝給事必是直諫死人謝潭是清廉正直之士也宜與之結婚但未知處女果何如也朱婆曰小人從妹為謝家婢乳養其處女又數年前小人適以事往其第渴見處女其時年十三德性已就苟論其姿色則誠天人謫降世無與比既於女工無所不善又博覽經史其文才雖男子未易敵也此非小人之所知而其所聞則然也杜夫人聞此言良久思之曰雨花庵妙喜戒行甚高兼有眼力四五年前謂余曰新城縣謝家少姐非世間人也時為侄婚頗傾聽而後遂忘未能言於

兄耳少師曰以賢妹所聞察於衆婆之言謝女其必賢矣
然大事不可草〻何以則得詳乎杜夫人曰有好計吾家有
南海觀音画像唐人所画也吾本欲送與雨花庵今以授
妙喜往謝家求處女文而請親寫之可知其才妙喜旹
見其良又豈瞞哉乎少師曰計固好矣但文題甚難恐非女
子所能遽作也夫人曰不能作難題則何以曰才女乎少師遂
謝遣衆媒婆杜夫人使人於雨花庵招妙喜来指授其往
謝家所當言者及持觀音画像送新城妙喜即往新城請
謁於夫人夫人素敬佛法妙喜又自前出入謝家即出入妙
喜叙寒暄夫人曰累年不見師尼今日有何好風而至於此
妙喜曰小僧近年庵子頹落鳩材重修苦未有暇久廢問候
今重修之事畢故敢来請夫人普施夫人曰旹用於佛事豈

有所愛但窮家徒壁恐不如請又未知師尼所求者何物
妙喜曰小僧所求在夫人為不費之惠而於小僧則重於金玉
夫人曰第言之妙喜曰小僧既修菴子而有一普施家送觀音
畫像即唐時名画也惟上面無名人題詠此為欠事若得小
姐一首詩親筆題贈則將求為山門之宝其為功德勝於
以七宝作恒沙矣夫人曰女子雖通古書未知果能於製述
否也且試向之即令侍婢召小姐〻〻出與妙喜相見妙喜
心驚以為真觀音也世豈有如此人妙喜曰小僧四年前
謁於小姐〻〻其記憶乎小姐曰何可忘也夫人顧小姐曰
此師遠來欲得汝之文與筆汝能之乎小姐曰無事山人
以求人詩文為事求者與應者皆無益況作詩為文乃
女子之所戒也恐不能從師請妙喜曰小僧所求非無

益之詩文得一觀音畫像欲以高文稱頌其功德而小僧
窃念觀世音即女子之身也須得才女之文與筆方可稱
頌而當今女子中非小姐而孰能爲此文者望小姐而却
焉夫人曰汝若才不逮則已如可作焉則此與無益之
詩文異矣小姐曰請試觀音題矣妙喜令從者取來一軸
大簇展於座上海波無涯孤島在中觀音大師衣白衣
罷梳粧無瓔珞獨與善才童子披竹林而坐筆法精工
真如生面小姐曰吾所學惟儒家書不知佛語雖強爲之
恐不滿師眼妙喜曰小僧聞之青蓮葉白荷花同根孔
子釋氏皆聖人若以儒家語稱頌篇亦一奇也小姐盥手
焚香舉筆作觀音大師贊一百二十八字細楷寫於簇子
上說又書於下曰謝氏貞玉再拜題妙喜亦解文字者不

勝恍脈對夫人小姐無數稱謝而歸是時劉少師与杜夫人
曰坐正待妙喜之故妙喜待簇子含笑而謁少師夫人
齊問曰果得見少姐乎妙喜曰豈不能得見又問其貞何
如曰正如簇子中人仍悉傳其往謝家問答之語少師大
喜曰由此觀之謝女非徒才貞其德性見識誠過於人未知
作文字果何如取簇子掛之中堂少師熟而見之筆法精
工無一毫或苟已極嗟嘆及見其文則曰吾聞大師古之聖
女想像其德如周姙姒閔睢葛覃夫人之事孤在空山豈
其本志稷契輔世吏齊餓死非道不同耶遇之異吾觀遺
像衣白抱子因圖思人吾知其槩古之節婦截髮毀體雖
羣絕世惟取其義而文殘缺流俗好异傳會新奇有害倫紀
嗟惟大師胡為在此脩升天寒海波万里何以自慰芳名百祀

作賛文流淚濺地少師覽畢大驚曰奇哉々々自古觀音暬身矣無如許正論豈知少年女子之識見乃爾耶謂杜夫人曰吾兒之配定矣因召生觀其文曰汝能為此乎生亦深服不已妙喜辭於夫人曰小僧宜候謝小姐之成禮以進賀於門下而有師在南嶽道以書招小僧曰無久於煩擾之中宜亟來修經故小僧明日將自南嶽敢請菩薩像之山門夫人曰師尼之行既為尋師學道則雖欲然何能攬留此像本欲普施於師者又何靳乎少師亦賞賜金銀以助路費妙喜稱謝而去少師念謝給事家無男子宜以媒婆議婚遂遣朱婆通意夫人召見則朱婆先稱劉少師家世富貴及翰林文彩風流又曰何宰相不求婚於少師而少師聞少姐夫婁國邑及才德出衆蔡令小人居間小姐受刘家聘幣之日則為命婦

矣於夫人意如何夫人甚喜而欲以議於小姐當朱婆自就小姐所以朱婆之言告之曰吾兒之意以為何如毋隱實告小姐對曰小女聞刘少師當今賢宰相与之結婚宜無不可而惟朱婆之言有訛可疑小女聞君子貴德而賤色淑女以德適人不以色事人今朱婆先稱色小女竊恥且極誇刘家富貴而我先絡事威德則無訛稍爲或者朱婆無知不能善侍少師之意欲不然則謂刘少師賢者殆妄矣小女不願入其家也夫人素愛女兒豈敢違其意哉出謂朱婆曰少師誤聞小女之才色小女生長貧家手自紡績惟粗習女子事而已豈有華容盛飾可以彷彿於富家婦者結婚之後不如訛聞則誠恐得罪罄以七四報也朱婆聞此言大異之再三清得快諾而夫人之言如一啟而復於少師々々殊不

悅況吟良久問於朱婆曰汝往謝家何以為言朱婆一一摘
其詞言少師悟而笑曰吾疎於事不能善教汝矣汝姑退
明日少師親至新城見知影縣為言通婚謝家事且曰常遣
媒婆通之彼家所答如此〻〻必謀婆失言今勞先生一往
謝家知縣曰老先生有教敢不任命第未知何以為言少
師曰亦無他言惟曰欽慕給事清名且聞有小姐婦德則
彼宜許之知縣曰謹受教矣遂送衙役於謝家言知縣相公
且來夫人知其為婚事掃客堂而待之翌朝知縣至小姐
乳母抱小公子喜郎出迎知縣坐之堂上曰主人棄世小主人
年幼不能待客不知老爺因何事而辱臨耶知縣曰非他事
昨日劉少師至衙中謂余曰以兒子婚事訪問處子家非不
多矣而無一可意者常聞謝家處子幽閑窈窕有士女

之風此真吾郎求者況先給事清名直節素郎欽仰故先遣媒婆而未得明報恐其媒婆失言而然也仍使我為媒以結秦晋之好此嘉事也望以白於老夫人得一言之諾乳母入而即出以夫人言及曰老爺為小女婚事辱收實極惶恐耶教刘少師家婚事但不敢當豈敢違命知縣喜而帰以書通於少師々々大悅擇吉日刘翰林以大禮親迎謝小姐威儀之盛禮度之美縉紳間無不歆羨者

○詩詠關雎樛木○琴奏霓裳羽衣

刘翰林与謝小姐成親真郎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胖合之義湛樂之情深重無比明日奉棗栗禮於少師三日上家廟告祖宗此時親戚賓客滿堂衆目皆屬於小姐但見芳蘭搖春風白蓮暎秋水而周旋進退率禮無愆衆

皆嘖嘖稱善劉少師致賀而已乳畢少師進新婦而問曰
余嘗見新婦所製觀音贊文才情之高可知而詠雪之作想
又多矣小姐避席對曰遊戲翰墨非女子之所宜且才質愚
鈍未嘗有所作觀音贊因母命而強爲之不意陋文入於尊
覽少師曰爲謂翰墨非女子事則自古賢婦人未有不讀
書者何也小姐對曰師其善惡戒其惡而已少師曰新婦今
入吾家何以事丈夫小姐對曰早失所怙偏母過愛所學蔑
如然慈母送之門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從事於斯庶幾免
於大戾少師曰無違丈夫是爲婦道則夫雖有過亦可從
之歟小姐曰非爲此也古語曰夫婦之道兼該五倫父有爭子
君有爭臣兄弟相勉以正朋友相責以善至於夫婦何獨不
然自古丈夫聽夫人之言少益多害牝雞司晨哲婦傾

城不可戒也少師顧謂衆賓曰吾婦書大者流也謂翰林曰
淂賢妻非細事汝有内助吾有何憂命侍者取箱中宝鏡
一面玉環一双賜少姐曰此乃吾家旧物新婦明足知鏡德可
比玉故聊以表之小姐起拜而受焉是日少師與衆人説盃
酔罷小姐自入列家事舅姑以孝待婢僕以恩奉祭以誠
治家事以法琴瑟調和而佩聲穆然也閨門如水和氣
成春也荏苒三四年楽往哀来少師得病漸篤翰林夫妻
晝夜侍側衣不解帯湯力宜薬尽誠祈禱而不見效小
師自知其不起謂両人曰吾今天命尽矣邀杜夫人曰吾今、
永訣吾妹実妹亦年老勿爲過哀千万保重延壽年小尾
有過失須如海責謂翰林曰永奉先祀勿墜家聲存汝
一身竭忠孝勉学文以顕父母聴汝姑母之言如聴吾言尾

汝新婦也汝妻德行見識非尋常人必不以非義導汝矣
又謂謝氏曰新婦之賢吾以敬服今無可勉惟在好也三人
流涕受命是日少師損館翰林夫妻哀毀罔極擇吉日葬
於城東之先山觀感吊客見翰林夫妻之戚容至誠無不
感動者日月如流三年已畢翰林始就職天子將大用翰
林數上書論朝廷得失嚴丞相不悅故累年官不遷翰
林妻皆二十三歲其成婚又將十年而未有子女謝氏心甚
憂之自念質弱不能生育從容勸翰林畜妾翰林意其
言不誠笑而不答謝氏潛令媒婆擇可者於良家杜夫之聞
之趣駕來謂謝氏曰聞娘子為丈夫求妾然否謝氏曰有之
夫人曰家有妾意亂之本也一馬無兩鞍一器無兩匙雖丈
夫欲之猶可諫而況自求乎謝氏曰妾入尊門九年而無一子於

古語當去又何由室之一忘乎夫人曰生育早晚有數人家或有
三四十後始生子者娘子纔逾二十何其過慮如此謝氏曰妾
稟質虛薄年未衰而氣血已不如前歸人之事又不能如
此娛則妾所独知也況一夫一婦人倫之常妾雖無關雎之德
亦不效世俗妬忌耳杜夫人曰君合笑我言耶我且以事理喻
之關雎樛木同是太姒不妬之德而又因文王之不好色故妾
自無怨故也使文王貪於皮色愛憎不均則太姒雖不妬
宮中豈無怨言内政豈不能亂乎古今異宜雖然不相及而
徒欲以不妬致二南之化真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也謝氏
曰妾何敢望古人竊見近世婦人蔑倫悔理不順舅姑不議
丈夫雖以嫉妬為事以亂人家而珍人非者妾誠憤而恥之雖
人微不能化俗又何忍效尤哉丈夫若自戕其身溺於不正

之色則妾雖篤嗇冒嫌力諫此亦道理然也杜夫人歎不可止嘆
曰使新人善則幸矣丈夫之心一移何事不有娘子後日必悉言
言仍歎息而去翌日媒婆來告謝氏曰有一女子恐適於夫人
所祝夫人曰何謂也媒婆曰府中訪為求妾耶相公好色也為
嗣屬耳茍其為人無害他日生子則延矣而此女子容貌才
行皆超出於世恐反不合於夫人之意夫人笑曰媒婆殆試我
矣莽果何如媒婆曰河間夫人姓喬氏名彩鸞本士族父母早
死与兄相依年方十六自謂門戶衰矣与其為庶士妻無寧
作庠相妾此難得之因緣也女子之美名於河南不但善書工
又能讀書而諸古人之行府中必欲祀佳人恐無逾於此者
謝氏甚喜曰士族女子自与賤人不同吾意誠以為當耳
給以媒婆之言告翰林翰林曰吾之肅中室本不意而夫人

好意亦不可違喬氏女誠如此則宜取來即遣媒議定擇日
會親戚迎喬氏々々禮謁於翰林夫婦及諸親戚々說話坐在人
見喬氏姿容之華艷丰姿之輕逸如海棠一枝含露搖風皆
稱贊不已翰林謝氏亦有喜色惟杜夫人獨不悦爲是
夕賓客既散侍婢引喬氏至花園中別堂翰林與新人同
枕杜夫人留與謝氏從容排訛而屋宜得謹質之婦女今
乃得來此絶色佳人非但不利於娘子且其性行頗亦不善
乎謝氏曰取女固不可先容色若徒屬醜難與丈夫親近
則子女何從而生乎衛莊姜美目巧笑而其德性古今所稱絶
色佳人豈皆不善乎夫人雖賢而無子仍相笑翰林名喬氏
所居之堂曰百子堂命臘梅等四人侍之家內人稱之曰喬娘
子喬氏聰明辯黠能詩辭猶無意又善事謝夫人家中

夫小莫不稱之未及半年喬氏有娠翰林謝氏甚喜喬氏
恐不得生子問於众卜人或言男或言女或言男出女吉喬
氏聞之臘梅謂喬氏曰妾隣有李十娘者自南方來大多
奇術無所不曉盍召問之喬氏既即召十娘問汝能知腹中
男女乎曰能仍請診脉而言曰女也喬氏憮然曰翰林所以數
此負者徒為後嗣耳今若生女反不如不生十娘曰小人常遇
異人學轉女為男法屡試而無不效娘子如欲得男盍試此
法喬氏大悅曰苟試而效當以千金為謝十娘乃為符籙奇
恠之物藏於喬氏房座寢席之間曰待後日生男來賀也及
至十朔果然生男眉目清秀肌膚如玉翰林謝氏不勝欣幸
众人莫不慶賀喬氏既生男翰林待之益厚愛兒殊甚名
之曰掌珠而喬氏与謝夫人接愛無間人〻不知兒之疏離腹

出也時當暮春三月百花盡開風景可賞而翰林方侍天子宴
西苑未歸夫人獨倚紫而坐展看古書侍婢春香告曰花園小亭
牡丹正開可一賞也夫人即釋書卷隨侍婢五六人登亭子柳
陰護檻花香襲衣繁華艶雅有美景也命侍婢煎茶欲
邀喬氏共賞春光忽因風便聞彈琴之聲曲調悽惻聲音
清切如珠轉玉盤水落三峽能使人動心夫人聽罷問左右曰異
哉彈琴誰能爲此侍婢對曰喬娘子之手語也夫人問曰未嘗
聞喬氏解音律不知今日偶尔耶抑本爲之耶侍婢對曰嘗于
當去正寢房遠屈夫人之不知也娘子素善彈琴時時撫絃而
妾等常每聞耳夫人罷語而更聽己而琴聲亦歇又以漫
聲唱歌詞皆唐人名製也一日待月開欄下避風元半開排牆
花影動疑是夫人來一日水閣賞以後夜有霽月寒山色共落

蓉誰言千里自今離難曼書照闋底長靈連唱兩詩身飛盡
遏雲之絶調也謝夫人聽畢低頭沈吟良久使侍婢秋香請
喬氏曰適會無事來到花園願娘子毋惜一移步喬氏即與
秋香偕來夫人賜之坐與之賞花飲茶夫人謂喬氏曰吾聞於
娘子之多才亦不謂其精通音律巧爾向者琴聲足令蔡文
姬不能專美矣喬氏謝曰賤技非曰法之聊以自娛贖不瀆夫
人之垂聽也夫人曰娘子琴聲很美而亦與娘子情猶兄弟義
則朋友今欲為一言喬氏曰夫人有教敢不奉之幸也夫人曰娘
子所彈即唐時霓裳羽衣之曲也此曲雖為世所尚吾論其時
則明皇之豪華富貴極矣而終遺祿山之亂身竄巴蜀楊太
真不免辭殺祗之誅而亦死馬嵬為笑於後人亡國之音本非
可取且娘子用指浮輕其聲過於哀怨雖然動人心之不

足以和人之氣且娘子所唱之詩現之則鶯〻失節之人薛濤娼女之身其詩難上其行甚鄙且古今音樂非無雅調而唐詩可唱者亦多矣娘子何取於斯喬氏大慚蹙踖而謝曰鄉曲女子止効人之所為而不自知其善惡今蒙夫人之明教當鏤骨不忘夫人又慰喬氏曰吾愛娘子故言此後吾有過失娘子亦宜直言無隱仍与之隱密至暮而罷

○正座夢態○門客竊妾

是夕翰林歸家至百子堂被酒不能睡遊觀而出月色如晝花影滿囱翰林命喬氏歌喬氏辭以觸風之病帳翰林曰宜以榮代之喬氏又不肯焉翰林從之來三喬氏忽淚下退謝翰林怪問曰汝自入吾家未嘗見不平之色今有何事而如是煩惱喬氏不答蓋恐〻翰林若問之喬氏曰有聞而不答爾滑

罪於相公答則得罪於夫人答之甚難不答亦難翰林曰非
直難言吾不能答亦無隱哉喬氏垂跣而對曰妾之於樂譜
固不足以汚君子之聽而以娘承命未免露拙再示量聲德
微誠以睹相公之一笑有何他意而今朝夫人召妾去則自相公之
娶夫人爲後嗣非爲家中之美色也夫人何以嫉妒又以淫亂之音
樂蠱惑丈夫之心志以累先少師之家風此死罪也甚嚴戒僕
之若不悛則吾雖屈勞而有告太后斷截夫人手足之刑及痛禁
賤賤妾本底之猥蒙相公之恩寵尊寵當貴寵比難死
無憾而所恐者相公清德因小妾而致人之非議故不敢從命耳
翰林聞之心甚驚訝以爲夫人以不妬自許甘待喬氏甚厚
未曾聞言喬氏之短無乃喬氏之言有過於實耶沉吟良
久謂喬氏曰吾之娶爾由夫人之勸也未嘗聞言妬爾此殊

僕間有讒言而亦不免一時之怒耳然性本柔順必不害甬〻
其無憂況我在爲難欲居得乎喬氏終不釋然惟謝翰林也
噫夫古語曰画虎画骨難知人知心難喬氏〻良恭言遜謝夫人直
以爲好人敢或之言誰憂其以淫乱之報迷誘丈夫而亦所以到
喬氏於正道本出相反非有一毫猜忌之心也而喬氏輒懆憤慨
納之以巧讒遂爲夫禍之本夫婦妻妾之間豈不難哉翰
林雖不悟喬氏之奸亦無疑謝夫人之意喬氏更不得讒焉
一日臘梅告喬氏曰即因秋香聞夫人腹孕矣喬氏大驚曰十年
後始孕夫人家所罕無乃月事不調耶仍自念彼若生男我自
無色矣然亦無以爲計過一二朔胎候分明舉家甚喜獨喬氏
怏〻不悦与臘梅謀下胎之藥和夫人所服藥中夫人欲飲
則氣逆而嘔出許不得焉謝夫人既彌月果生男子骨格

非常神彩逈邁翰林夫人生存之日麟兒喬氏雖有禍心亦無可
施進賀於夫人作爲喜悅之色翰林謝氏以爲眞也獜兒漸長
與掌珠戲於一處獜兒雖幼氣象卓越異與掌珠美麗而
翰林自外還來及脫上衣抱獜兒而撫之曰此兒額上峭骨
酷似先人他日私大吾門竊謂乳母曰須善養於是掌珠乳
母抱掌珠而走訴於喬氏曰相公獨撫麟兒而視掌珠若不見
也遂悲泣喬氏益懷猜以爲吾於彼容貌亦無減而嫡妾
之分懸殊曉者我則生男彼則生子故我得丈夫之厚待今
則彼生子而獨爲此家之主吾兒無用耳彼雖外仁而亂國
責我之言明是猜忌一朝譖於翰林々素信彼言吾之身世
豈不危遂邀招李十娘議焉十娘商日既受喬氏金銀甚多
遂爲一心婦計無不兩成而事機陰密人莫知者一日翰林退

朝歸吏部石郎中當書薦人曰雖非秀才董青亦方佳士也命道
奇窮不得一第家本貧寒依賴於人此來托跡於予弟之家予
弟今為山西學官遠行有日此人更無可依仍念先生門下本無
記室而此人筆法精工應對敏捷尚識於事可知其才茲令
親進謁即日見孟董生本士族子父母早死追隨惡少年博奕
飲酒家業蕩敗無以於飲轉展上京寄托於搢紳間以
糊其口然有所長一義氣也二巧辯也三能書也始則士大夫
無不愛之久為或誘子弟為不義或不美之言播於家如
是以所至不容石郎中亦素厭之而不欲顯其罪過仍外
出遂薦於翰林翰林久在侍中私書應酬多藉而門下
宗無能書之人及見侍郎書即召青辯如流水翰林大喜益
之門下任以書記之事青又性巧黠每事輒稱翰林意翰林甚悅

親信之其言無不從而已謝夫人之頻聞青事請翰林曰是非莫
累不容於人家窮而來此惟相合察之翰林曰吾亦聞之而存
其能書代筆耳彼非吾之朋友端等不端何論焉謝氏曰相合與彼
彼固非友也而與不正之人同處則自然誤人心志且爲之門下士
所厭求道先少師平日宣常有言事非翰林曰夫人言是但也
末俗喜昵讒人青之彼讒或逞於久守之處自當然甚益
常直喬氏聞夫人惡董青且知翰林之信任青故欲謹之青
爲外援潛令鵑梅等與青通之數與議事焉自古閨門之間一
失正道無所不至李十娘資喬氏爲蠱惑男子之術自是
翰林漸之溺於喬氏精神意思大與前異謝夫人之好處之然
亦無可奈何惟自深念而已不敢見於辭色也喬氏又於吉辰
謂同女子之身既爲人下無一日自便而前頭禍福又不知於何

十娘前已被我奇術，曾無不驗，而近又因之，則人家魘詛之事
或竊行，十娘能解此術，為我除之，則未死之前有報恩之日也。
十娘沈吟良久曰：此事誠難處，雖然所願，而或病或死
相處問多久出入，尚或深覺病消，則妾之死生姑舍勿論，
此家中與彼母子為讎者，非娘子為誰也？是以竊彼遺人而
自受顯禍，不可為也。惟有一計，待異日公子微恙，娘子再稱病
久臥，詐為謀害於娘子及公子文字，而故令發露，則翰林必
疑之，仍以此路入讒，何憂娘子之不得志？喬氏大悅，學十娘
而待之。後數月，掌珠適觸風，吐乳驚搐，方迎醫治療，而喬
氏欲行十娘之計，謂臘梅曰：今為謝氏魘詛文字，須効其筆
畫，而此事非董生則豈可為之？因當使汝議於董生，而
生或不聽，則豈不為罔測之禍？臘梅曰：董生屢謝氏厭攘

李之恩無倆從之理与和要從喬氏曰陳皇后得罪漢以相如
長門賦以黃金為壽今吾事若成則董生之功後相如者
雖有負靈惜財此須傳此意須取謝氏筆頭援之是夜臘梅
与青含笑而至喬氏寢室喬氏方若待之問曰事將諧否臘
梅對曰事已得諧而處価太高此已言之矣貴有益於我者何
虛費之是惜臘梅曰非此之謂也因附耳密語喬氏微笑而
不答噫古者聖人制禮嚴閨門之防內言不出外外言不
入內脩身齊家放淫聲遠佞人皆所以正本原而防微漸
列翰林內臨於好色外交不正之人使兒媳喬閨遂成醜穢之
事以辱門户豈不痛哉百子堂与外書齋一牆花園鎖鑰
喬氏常之翰林入處正堂之日則喬氏每於与董生通而三
人皆照事跡不彰家內之人懵然未知也

○孝女言告言歸○謠婦爲鬼爲蜮

是時翰林正患瘴疾之病喬氏又稱病不食夜則讒語翰林益不安一日臘梅從廚下得一包柏骨及細書文字納於喬氏翰林與喬氏同見而驚也姬又不能言徐觀其書即所爲壓詛掌珠及喬氏者而語甚凶悖喬氏陽曰是十娘入閫公家已四年未嘗對人爲不順之言不知何人謀害妾之毋乃姬與翰林諦視筆畫又況此不諱喬氏曰此事將何以處置翰林又默然乃謂曰事無踪跡欲究覈恐傷無罪之人況既掘出而無害焚惟宜燒火此物以清家內喬氏曰相公處之得宜翰林飭臘梅此事慎勿出口翰林既出臘梅謂喬氏曰娘子謀事密矣喬氏曰得使相公疑彼而已姬或害治反有可慮且相公之心已動徐當試以新計耳翰林自此

魘詛之書謂貫學書如夫人今續遂正大矣而又遐升翰
處憾而滅之雖自念曰向喬氏言夫人嫉忌而吾猶不信
豈料為此兇慘之事媢嫉觧子勸我取妾今自生子則輒
欲害喬氏母子常時口談古人之善行真似漢武之仁義
矣自是待謝氏之意頗薄但忍而不發而已時謝氏母
夫人在新城病重欲一見謝氏書來謝氏情事罔極告翰
林曰老母年深病重今不相見恐為終天之恨詩云言告師
氏歸寧父母女子省覲聖人所許敢以此請於相公翰林
曰岳母有病夫人何可離側夫人行矣吾且往候謝氏謝於
翰林告喬氏謂曰此去恐延時日家內事只憑娘子為治行
携麟兒之新城母女久別相見其喜可知而侍湯之憂又
甚翰林亦於暇時躬自問候供給藥物數月病漸劇為

是時山東山西河南連歲凶荒百姓流散天子憂之命近臣三人分遣三道問疾苦翰林受命山東即日辭陛未及與謝夫人相別而去翰林之出而喬氏董青益無忌憚喬氏曰翰林今適遠出謝氏久不在家此正行計之秋也青曰吾有一計足令謝氏死縱不死亦將不得在此家室矣語如是〃〃喬氏大喜曰郎君之計鬼神莫測雖陳平之反間范亞父無以及此也但誰可辦事者青曰吾之心腹友曰冷振其人多謀善辯足以辦之而須得謝氏所甚愛首飾玩好之物此恐未易也喬氏曰謝氏侍婢雪梅即臘梅之從妹也力能偷出從容招雪梅厚賞之雪梅感激喬氏使臘梅誘偷夫人首飾雪梅曰夫人首飾藏於〃相亂之房而鎖之若得相類之鑰匙偷之不難而第未知欲何用臘梅曰用處不

須問且或漏洩㒰與吾皆死臘梅以告喬氏〻〻出鑰匙十
使擇其類者曰勿拘釵釧指環之屬所欲得惟謝氏所甚
愛相合所熟見者耳雪臘恢鑰匙夜潛入謝氏房啓箱而
出納于喬氏曰此固列家旧物夫人之所最愛重喬氏大悅又
厚賜雪梅與㒰童青定計爲會家人自新城来傳謝給事
夫人之訃又言謝公子年幼夫人自治喪故姑留請喬娘子
努力檢察家內事喬氏遣臘梅慰問謝夫人仍使㒰童青
指授冷振以道之是時列翰林行到山東要採民間物情段
着儒服周流里閭一日買酒於東昌客店有一少年自外入
揖翰林而坐風神俊逸翰林問其姓名對曰步氏南方人蔣振也
敢問尊兄姓氏翰林恐行色有𤍠變名荅之仍請問民情所對
詳明翰林以爲此少年必佳士也又問蔣兄今何之兄雖南

方人語音一似京師人何也少年曰弟本孤蹤東西漂泊五年
客京師半歲留新城今始離北方向故土耳翰林曰吾亦
欲南得穀日同行幸甚兩人促膝傳杯恨相見之晚也其夕聯
騎而共居宿朝日旣起少年披着裡衣而有一雙玉環挈在
衣帶翰林豈不知家中舊物乎心甚驚訝謂少年曰吾見時
遇西域人能辨玉品今看兄似是美玉願一賞爲少年灑
踹步須解而示之翰林視之則玉之色品與雕文宛是舊
物而以絲髮一撮作同心結而係焉翰林益怪之謂少年曰
果絕寶也又問曰蔣兄旣以此珮於懷中而有同心之結殆
非尋常愛玩之物也少年有慙色而無答但收其玉珮而
佩之翰林又苦問之少年答曰在北方日適有相知相贈耳翰
林私以爲玉環明是吾家物而彼又言自新城來無乃爲

奴僕所偷以賣於彼耶遂与少年累日同處情既親昵又辭
以酒然後問曰蔣兒玉環之事終不以言於我此豈朋友之道少
年慨然曰少年言於兒亦無害也韓壽竊賈女之香子建留宓
妃之枕此皆千古有情人之事也幸兒切噤翰林吾固知兒之有
奇遇未知即有何詩人耶少年曰吾頃同雛同窗不告矣翰
林曰兒於我方既有如此佳會而今念之南何也少年嘆曰好事多
魔佳期難再古人詩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正謂
爾今日情事也仍悵然淚下數行翰林曰兒可謂多情人是日盃
醉明晨分路而行翰林既聞少年語遂無所不疑又謂玉環亡
豈無相似者然終不能平心是年王事畢復命於天子歸家与
謝夫人相向而哭各叙寒暄又令見喬氏及兒而忽不見辭色之
夜問謝氏曰夫人前所授於先人玉環安在夫人問曰藏於箱何問也

若有疑事亟欲驗之謝氏亦疑訝使侍婢取箱子開視他寶物皆
在獨無玉環謝氏驚曰分明藏於此今何亡也翰林益変色不語
謝氏曰寧知玉環去處耶翰林曰夫人遺之人而何問於我謝氏見
翰林辭色勃然錯愕不能出言惟侍婢報曰杜夫人從者在門外
蓋杜夫人以翰林還朝即來相見故也翰林慌忙迎入禮畢叙
叙寒暄翰林告杜夫人曰家內有大事因欲稟於姑母杜夫人何事
翰林悉言東昌少年事曰其時或疑有相如者今玉環無矣門房
遭此大變而宜以法處之而不敢自專故稟告耳謝氏聞此言魂不
守體淚下如雨曰妾素行無狀致令相公有此疑生之死惟在相公
古語曰讒勝君子毋信讒言又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相公家內寧有
讒人相公盡察焉杜夫人怒謂翰林曰汝自以聰明知識何如先少師
翰林曰何敢望焉杜夫人少師見素有知人之鑑又閱天下事多矣

而每稱謝氏曰吾婦雖古烈女不能過也臨終以此托余曰延壽年少須
加教誨至於新婦别無戒飭之言是深知謝氏之賢而無可更勉
故也醜稜之行中人以下皆知惡焉况謝氏乎此不過家内有惡人偷
出玉環以害謝氏不然侍婢中有淫事耳汝不思嚴覈其實而反
疑謝氏誠不料汝之昏暗至此也翰林謝曰姑母之教當矣即欲問
諸侍婢無罪不忍證服雪梅雖在其中而恐直告則死又不服杜
夫人亦無奈何而歸謝氏惡言未洗席藁畢舍自處以罪人翰林
前後聞讒言熟矣終不能無疑此後每与喬氏同處喬氏大以
為快焉

○君子信讒言兮　免人戕愛子

翰林与喬氏議謝夫人事喬氏曰夫人為人歸訴毋名每事自
比於古烈女眼下無人豈肯為此醜行以受人之唾罵妾竊謂杜夫

夫人言是也然在夫人亦不公其褒獎謝氏太過而貶薄相公無餘地古之聖賢亡々或見欺於人先老爺雖其高明夫人今何未久而棄世安能知日後事乎臨終之言不過勉相公而勸謝氏今在夫人憑藉此言欲令相公每事聽令於夫人豈不偏僻乎翰林曰謝氏常時言行不苟吾固謂必無是事而前日吾見其可異之事故今亦不敢信於彼耳仍言魘詛之書廣貞似謝氏筆跡而其時恐家門有雜言即燒滅之又不以言於汝矣彼以婦女之身用心如許其亦慘以此推之亦何所不至喬氏曰相公若以疑之將何以待彼翰林曰然前既無蹤跡今又不明白且究人之所愛而與經草之者且姑毋力救之者之不可亦所不忍喬氏默然時喬氏又生男翰林名之曰鳳雛愛之如兩兒而秦政呂嬴孰能下乎喬氏謂董青曰前計雖好翰林之言如此々々者

草不去根日後未可知而謝女与杜夫人訪問玉環去處萬一漏泄豈
不為大禍靑曰杜夫人方助謝氏娘子須乘隙以巧言離間使姑侄
不睦杜夫人旣疎則謝氏如摧枯拔朽耳喬氏曰吾固有此意而
亦嘗試言於翰林、、不荅且翰林之事杜夫人如事父母由吾違其意
恐此計難行而人惟憂念不已是時為杜夫人為謝氏適訪玉環
消息而無由得聞心知喬氏所為而亦無所執難以啓口惟懷忿忿
不復往來於翰林家未幾杜夫人子杜億登第為長沙推官夫人
將從子之任而擇日許行翰林邀致杜夫人與子於家大醼而餞之
杜夫人見座上無謝氏終日不怡謂翰林曰先兄棄世之後与賢姪相
依今作百里之別吾欲以一言相托翰林跪問曰何言也杜夫人曰非他即謝
氏事也先兄之所愛而性本謹慎且無罪過可以百口保之吾去後雖
有人言切勿信聽設或自見其不是處須以書識於老身毋輕處

氏翰林曰非侯教矣杜夫人顧侍婢曰夫人安在吾欲就見侍婢引杜夫人
人之謝夫人所席藁洒塵而見悽慘謝氏木簪布裳亂髮如蓬形貝
憔悴若不勝衣拜迎杜夫人曰叔々榮貴極與遠行顧以罪服之人又
有難洗之罪名既不敢進賀門庭仰瞻行塵今聞下臨之不得
出拜忍此生更無承尊顏之日以為無窮之恨今夫人辱臨陋所不
勝感謝杜夫人曰少師兄臨終以翰林托我其言猶在我耳而不能
善導侄子使君至於此々亦老身之過也雖然老身昔年之言今或記
憶否謝氏拜謝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妾有眼而不知人以至於此尚何
怨天而尤人乎杜夫人曰既往勿論將來何以為計夫人不幸早失舅姑与
老身相依而吾且遠離從子之郡豈非榮事雖以君之故不能安心
竊見家內事勢夫人決不得在家矣君之本家零落無可聊賴況新城
是乃啓讒之地甚非安身之所也吾思之長沙雖遠舟楫路通注

来不甚難此後如有難言之事須以報我〻當具以相通仍与同處
餘現事变而誘言亦時不得復行君以爲如何謝氏曰夫人下念
及此妾雖萬殞何足以報恩新城誠不可往初欲托身於夫人〻〻意
外遂行离合萬水千山女子一身何以得達妾意欲往投舅姑墓下
欲終身耳杜夫人曰悲哉君之意也然墓下亦非安地須毋忘我言凡事宜
忍耐以待好時也天佑善人君之厄運亦豈無涯耶三聽飽揮淚而別
翰林既送杜夫人遠去則喬氏如拔眼中釘如去背上刺益与董生謀
青曰今乘杜夫人之無試我好計而恐娘子不聽耳仍自袖中出一卷書
曰計在此中喬氏曰何謂也青曰此唐史也高宗愛王皇后武昭儀〻〻
欲讒后而未有隙昭儀生女而美后愛之時就而撫焉一日后於房中撫弄
昭儀見及出昭儀壓死児即大哭曰誰殺吾児詰問宮人皆言
非他人唯皇后来耳〻后終不能自明高宗遂廢皇后立昭儀

為后是為則天皇后自古行大事者不拘小節向者掌珠之病翰林已疑
謝氏娘子所不足者非男子也苟行則天之計謝女雖有姙姒之德蘊
張之辯必不能自白娘子何憂不得志喬氏手打董青背曰庸狠且愛子
人何忍自殺其子汝應只愛汝子而欲害人之子也青曰娘子之勢如
騎虎不從吾言後必有悔喬氏曰此則不忍芬恩甘次青出語臈梅
曰娘子為人不忍不用吾言吾屬無類矣汝須乘隙行事此後臈梅
每欲下手而未得其會一日掌珠欄干上而人無見者適夫人侍婢春
芳与雪梅鬪草於花園從欄干過去臈梅待兩人稍遠去即壓掌
珠殺之退而潛語雪梅曰汝偷玉環事若無致覔夫人必先殺汝〻今
如是箇免禍而受賞雪梅許諾時掌珠乳母意掌珠睡覔就視之
掌珠七竅流血乳母大驚痛哭喬氏亦驚蹄跣出視之已無可救
喬氏大哭心甚疑董青所為而欲遂行計急告翰林〻〻恐青氣

塞而不能言喬氏且哭且言曰此必去年魘魅之人事也詰問婢僕則衆
人可得翰林依其言即拿其諸婢僕大張刑具而嚴問摩珠乳母
對曰妾抱公子戲欄干公子睡妾有急事卧公子而退夜出其間一妾聞
當死不知其他臘梅曰妾偶過門外見春芳雪梅兩人在欄干私語而已
夜往其間問於兩婢則可知矣雪梅妾之姊妹乎妾不敢隱翰林提
出春芳雪梅問春芳而杖之肉爛骨碎而推曰與雪梅偶過欄干而
已夜事非所知雪梅始如春芳言既而大聲告曰妾今死矣敢不直
言夫人嗚婢兩人曰有能害摩珠者重賞妾等從諾已久矣今日
適見公子獨睡欲與春芳下手而以人心動不能前春芳寔壓殺公
子翰林大怒以極刑訊春芳春芳死雪梅曰汝欲賣夫人逃死是狗彘之不
如也終不辭死於杖下喬氏曰雪梅初無行兇之事而直告有功今無可
問春芳已死況為人而使豈春芳意乎何叩胸大呼曰摩珠摩珠不能報

汝雖吾生何為寧從汝死即入房自縊侍婢急救喬氏又頓足哭不絶声
翰林不語喬氏曰妒婦欲害我母子前行魘詛事既敗露又囑婢子
行此毒手今日掌珠死明日及於我〻寧自死誰救我也相公已与妒婦偕
老請速殺我令妒婦快心妾雖万死無所恨所憂者妒婦本与人有
和相公〻以此不免其毒手耳語罷又欲自縊翰林急救之翰林勃然
憤怒曰妒婦始為魘詛之事而吾為夫婦不忍摘發其後新城醜
行事端既露而猶不治之今又為此世間所稀有之凶事若仍置此人於家
内則恐祖宗不歆子孫滅絶慰喬氏曰日已暮矣明當會宗族告祠
堂放出妒婦冊封爾為夫人愼勿為無益之悲以傷花顔喬氏收涙對
曰如此處置妾冤庶解夫人之位妾何敢當翰林即要請宗族朝日
齊會於祠堂下嗟乎劉少師九原難作杜夫人萬里遠行誰能回翰
林之意者〻諸侍婢走告謝夫人而痛哭夫人曰吾知有此事久矣顔

色少不變焉

○糟糠下堂 ○舅姑感悟

明朝宗族皆會翰林具言謝氏之前後罪惡不可不廢黜請令參習知謝氏賢皆將然否答翰林再三言之諸人於翰林非踈虞則早行也誰肯擁護翰林家事者此在翰林懇請吾等敢有他言翰林謂衆議啟一大喜命家人掃祠門設香燭翰林整冠率宗族就香案前以謝氏罪狀告於祖宗神靈其文曰嘉靖三十六年次丁巳某月孝曾孫翰林學士延壽敢昭告于曾祖考文淵閣太學士文忠公府君曾祖妣夫人胡氏祖考太常卿贈吏曹尚書府君祖妣夫人鄭氏顯考太子少師禮部尚書正獻公府君顯妣夫人崔氏伏以夫婦人倫之始万福之源邦家興由此家敗此可不慎歟謝氏之初入門頗有亂言及承宗事上無違禮凡人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惡言漸入於耳悖行時接於目而傾念大體不可深責

謝氏乃侮慢自聖口談賢聖之言躬為邪慝之事埋亟家門禍

將不測賴祖宗垂祐筆跡敗露宜以法治之而猶念先人所晉養

愛及与維三年之義隱忍不發則謝氏益縱恣無已因母病在新

城惡叔彰聞、者掩耳而尚恐一毫不明留亟穢跡於家內謝氏

不思收悔而愈肆怨毒指嗾亟婢禍及孩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古者陳皇后呪咀事覺廢處長門先儒書曰皇后陳氏廢

趙飛燕有淫行其弟合德殺許美人兒史官以為趙氏亂內謝

氏身兼三人之惡罪浮七去之科悖逆祖宗不欲後嗣滅絕不得

放黜小妻喬氏初雖不備六禮宗名家之孫誦詩讀禮幽閑

貞靜宜承令奉承祖宗祭祀今封為正室謹告讀畢侍婢引謝氏

就階下拜辭祖宗神靈出門諸宗族皆揮淚別離夫人保重

貴躰兩冀後日更得迎歸謝氏謝曰逮送衆人不勝感激此去
豈望更來猪兒乳母抱猪兒就辞謝氏謝氏受而抱之撫其頂曰
母念我非善事新母不知与汝有重會之日否又歎息曰衆孽
無冤仇豈肯害汝爲吾罪惡累及於汝雛兒奚罪惟願後生
世世爲母子以了此生未盡之緣語罷淚下沾兒頂忽收淚改容
曰少師棄世既不能死慈母捐背又此獨生尚可憐繈褓物乎
推猪兒授乳母毅然上轎子猪兒大哭曰母氏母氏今捨我而何往吾
隨吾母去矣謝氏於轎子內更取猪兒而乳之強健曰好在吾明
日又啟於是日家人擡轎子謝氏以白帕覆面初自本家來者老
乳母及了鬟又從焉謝氏既出侍婢引新婦入上祠堂珠翠飾
花冠繡繪映衣裳珮玉琅琅威儀之盛如山如河禮畢坐中階受
衆婢僕賀喬夫人下令曰自今家主內政惟賞罰號令在余甬等

尚勉哉众婢僕皆叩頭、既而老僕數人前告曰謝夫人雖以罪黜
奴僕等服事多年頗蒙夫人之恩拜別於道喬氏不能止之众婢僕一
時痛哭、謝氏拜別謝氏為留轎謝氏少頃使了鬟傳言曰遠来
相送深用多謝雖善事新夫人亦時念旧人也是日隣里覩謝氏去者塡
街塞巷無不歎息流涕曰十年前劉翰林親迎謝夫人從此路過往
女之家不知自量孰不願如謝娘子者而今忽至此滄海桑田信非
虛語矣又相謂曰吾聞謝氏賢夫人也少師之眷愛翰林之良配世
無与比一朝如此曲直那吾所知而夫婦之間豈不難哉是日天降映白
日無光急風吹雪行路莫不悽然翰林之不貽者久轎夫就新城路
謝氏命改路出朝陽門抵劉氏墓下得草屋數間住焉荒山四匝
老樹參天朝夕惟聞風声鳥語而已謝公子馳往見謝氏哭曰女子不容
於夫家則還故本家可也而自投空山何也吾豈不欲做侍母親於几

与賢弟相依一往本家則永与列氏絶矣弟念此身本無罪過翰
林賢君子也雖一時信讒安知不悔於後乎况翰林雖終棄我
々未昔得罪於先少師雖老死於少師墓下是我願也賢弟
勿與也謝公子知不可争退而送老蒼頭及侍婢一人以給謝氏
使命謝氏曰吾家奴僕素甚少也遂還送侍婢留蒼頭守門
為此地即宗族奴僕之所居也見謝氏来皆感歎餽以野蔬園
果謝氏又為人縫織畧取其直又有若干首飾於是賣而為餐
牽蘿補屋苦楚雖甚粗可以度歲月矯夫還報謝氏就留
墓下喬氏自念謝氏不之新城之墓下而不以黜婦自處謂翰
林曰謝氏有醜行得罪於祖宗何敢在列氏墓下乎翰林默然
乃曰出送之後東西南北惟彼所往况墓下不但宗族奴僕居焉
亦有他人何獨禁彼喬氏不悦復以言於董青々々曰謝女之在

墓下大有意爲其一不更往新城以自明玉環之事也二自謂無罪
猶以列家新婦自處也三欲得鄉黨宗族之心也以望他日助
己之道也况先山即翰林有時往來處也翰林尚見謝氏孤寄深
山則豈不追念而有動於心乎近察外議人心洶洶無不爲謝氏
稱寃謝氏在墓下豈非後日之慮耶則陰遣人刺殺何
如青曰不可謝氏殺死則得無翰林之致疑乎吾有一計
事亦不偶然冷振本無妻而甚慕謝氏今使瞞取謝氏
爲妻謝氏之節行一虧則外人無所稱寃翰林亦不致疑念豈
非好計喬氏曰妙哉妙哉何以瞞謝氏青曰彼不肯往新城
固難以他事動惟稱杜推官家人往告曰杜推官爲京官
奉杜夫人上京仍作杜夫人書要與相會則必不疑且與往訪
令冷振於中路僻處預具花燭待謝氏之來過劫與之

成親則雖有羽翼將安逃乎喬氏拍掌曰許雖好但於謝
氏太過分矣取杜夫人筆跡與董青〻郎效作一封
書仍見冷梳為言其許曰翰林兩夫人皆絶色吾既得
其一兒又卜其一兩人風流孫策周瑜之所不及也是時謝
夫人方織於西下忽有人叩門曰此非劉翰林夫人所住乎
蒼頭問曰何自其人曰自城中杜鴻臚家蒼頭又問曰杜
老爺奉大夫人之郡今在其家者誰也其人答曰汝不知
乎我小老爺因嘗為長沙推官吏部特悔其屈於外遂
除翰苑耳天子以馹騎召之老爺在道丞命暇奉大夫人
還第而大夫人聞汝家夫人遭亂在此大驚使我問候有書曰
蒼頭領其書納於謝氏以其言告之謝氏開見之蓋言別
後思念及子億改官上京狀又曰老身雖去而夫人囹至於此

痛欲何及所任想過悟况在空山中强暴可畏若来吾家相依百事俱便朝日當送轎子以邀謝氏聞杜夫人之啟喜甚不暇念他况筆跡髣髴又其辭意如前所面諭者遂作謝書辭以從依是夜點灯獨坐自語曰自来此地凡百計甚艱阻惟舟瞻望松楸以慰此心而今此難去益復悽黯仍倚枕暇寐忽有人自外来曰老爺與老夫人吕夫人來氣目視之乃前日少師之所使令婢子也即起隨其人至一處門庭房闈窈然深侍婢十數人出迎謝氏曰老爺老夫人在房中謝氏隨入小師坐爲容仪完如平日矣夫人具命婦冠服並坐體貌亦甚端嚴謝氏俯伏涕泣少師曰毋泣也吾兒信讒今新婦因至於此吾心豈能自安乎幽明路殊不能相救天數有定又焉可逃吾乘風雲臨旧第

惟有悲涙和雨沾濕而已今所以召與相見非爲他事而者
書札是假非真其中有違端新婦詳聽自當知矣崔夫人
追謝氏近前曰吾早棄世不及與新婦相見風頭以熟視
我貌也吾依泉下人每新婦與吾兒上祠堂余心誠喜
雖本不飲酒於新婦所薦則未尚不醉也今使喬家淫
婦奉我祭祀吾何忍顧饗自新婦去家吾未嘗一之祠
堂惟在此地依新婦之身今新婦又將遠行雖本天數吾
心寧不悲乎謝氏扶崔夫人之衣嗚咽對曰雖因杜夫人見
召欲往城中而今尊舅爲言其書非真新婦今不敢之他
惟當老於此而今又敎以遠行何也必師曰非爲此也書固
非真而新婦仍在此地案有強暴之患況新婦自有七年
之厄運當南行三千里外以避之須努力遠去無疑於心謝

氏曰在此而不免於患雖南去將焉所投少師曰天機非可預
洩而惟有一言相托此後六年四月十五日夕須維舟白蘋
洲下以濟人也此乃泉下非新婦所可久留惟速歸
謝氏拜辭哀哭乳母謂夫人夢魘呼而覺之乃夢
也謝氏起坐對乳母悉言夢中事更取夫人書再
三覽過考得所謂遠端者俄而悟曰杜鴻臚名強
杜夫人恒言不稱強而今書中有強字寔是假也而
但未知何人筆跡若是其相似既而天明謝氏又謂
乳母曰分明數以南行三千里夢中雖不能細向而
又有維舟白蘋洲之語此指長沙也舅姑之意姑
欲使我往依杜夫人而但杜夫人時未聞音事且做
舟難得奈何忽蒼頭來報曰杜鴻臚家人以轎

子來耳謝氏謂乳母曰此女強暴之黨也中路作變
未可知也汝須言我夜得風疾不能起動也乳母如
其言出語其人々々相顧躊躇敢告董青々々曰吾聞
謝氏智者必生疑於答書之後遣人城中探知而稱病
不動也彼若知吾輩事則其害不少矣於振自見謝
氏書喜而欲狂至是又甚默興謂青曰又不成切勢當用
武吾有結爲兄弟者四五人皆豪俠也夜與偕往刼謝
氏彼若頑逆則振之福也不然則一劍自殺以除董兄之
禍根不亦善乎青曰兄言正合吾意謝氏夢中之言雖
如明疑慮不能來瞻望墳墓焚香而祝曰新婦雖
承夢中明教更改思之雖去遠松楸既所不忍女子遠
行亦多可畏茲欲卜以決疑伏乞舅姑神靈特憑

薄命新婦明示爻辭使之避凶趍吉祝罷擲錢坤
變爻為歸妹其辭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行西南遇人又曰
翩〻故去女不驚亦不惶姮娥托月宮悠〻終大昌謝
氏歎曰神灵所命也即遣蒼頭之通州渡口不見歸舡
還報曰通州人張三本杜鴻臚家奴近年南江以販薑
為業今將乘舟向廣西路由長沙謝氏曰杜鴻臚家
奴無異吾家奴此〻神灵所佑即具盤纏向通州而言
于淸里則曰迭于新城謝氏就舅姑墓下痛哭拜辭
而行是夜冷振与其塵〻来刼則草房虛無人矣大恚
而去

南征記下

懷沙亭呼天　黃陵墓獻祀

謝夫人之適州乘舟張三知其為夫人而往長沙之故一路盡心無敢怠慢舟行累日朝風暮沙吳山千疊楚水萬曲三江春雁盡瀟湘秋風起不覺已到湖廣地方矣謝夫人見長沙漸近稍以安心至華容縣惡風連吹舟不能進舟中人多病遂維舟岸樹下投江村草屋依山柴門臨水謝氏與丫鬟叩門有女子年可十四五綽約如桃花一枝照映江水迎夫人坐堂上日已夕矣謝氏問曰高娘何人獨守空舍女子對曰妾姓林也父早死與母卞氏同居母以事昨往江外遭逆風未還耳退而說丫鬟問夫人行色入廚具饌張燭而進夕食買江村之美酒

膾武昌之肥魚野蔬山果皆精潔可食夫人却消烝進蔬
果而食之以謝主人曰遠客貽弊褻慢甚何言女子曰
夫人天人也偶然降臨而貧家無以效誠褻慢甚矣謝氏
是夜宿於林家明日又風遂留三日女子愈款曲臨行
謝氏橐中所餘指環授女子曰此物雖薄願留玉手毋
相忘也女子曰夫人行路之資不足敢辭焉謝氏曰長沙
不遠留此安用女子始謹受而着於手洒泣相別謝氏行
數日老蒼頭病死謝氏悽愴命張三瘞於江邊謝氏行
中無男僕甚良貝試問前路遠近張三對曰再明當
達長沙謝氏喜甚風順舟疾從洞庭湖口出岳陽樓
下此地即古戰國時楚地也虞舜南巡崩於蒼梧之
野二妃娥皇女英不能從焉泣於湘水之濱淚化為血

洒於竹林此所謂瀟湘班竹也其後楚之賢臣屈原事懐王盡忠於國而為小人所讒著離騷投水而死漢之賈生洛陽才子悪於時大臣放於長沙至此而投書以吊屈原此四人者遺跡尚存每雲愁於九疑之峯月吊於黄陵之廟瀟湘夜雨洞庭秋風雖無故之人過於此則無不悽然而下涙喟然而興歎者真所謂千古斷腸處也謝夫人修身潔行以事君子而困於讒言一身漂泊而至於此仰吊古人俯念身世寧不悲哉終夜耿耿不能成寐此時南来北去之舟繫於左右夜静問人語曰長沙人數奇不善交易傍人問曰何謂也去年杜推官清廉善決百姓無冤不幸決之新推官但愛金銀不計曲直豈非不善交易者乎謝氏以

為由是現之杜椎官已去長沙矣其為京官之說將信然
守天明使張三探焉還報曰果然吾老爺善為政故御
史聞於朝廷擢為成都知府前月已赴任所新椎官浙
江人柳姓也謝氏仰天歎曰吾窮至於此哉天其必死我也
謂張三曰吾往之長沙將誰見乎汝今留亂直我三人而去張
三曰長沙之往誠無依而少人之行又甚但夫人從此何往夫
人曰汝不須問也張三將水邊村家下直三人辭謝氏掉
舟而行乳娘亇鬟泣曰盤纏已盡四顧無依夫人將奈何
謝氏曰吾有眼而不知人行身而不能信於人自取困辱今
至於此尚可畏死耶又曰吾心鬱鬱欲一望故鄉汝等扶
我而上高處遂登後山斷崖臨江而荒芽亂竹之間有
一古亭謝氏就見亭扁曰懷沙亭即屈原所從沉水

之處而後人為之作亭焉謝氏謂乳母曰吾初聞杜椎官
去長沙疑昔夢無驗今乃知神所教之意也乳母曰
何謂也謝氏曰此地即古忠臣遇謗投水之處也舅姑
神靈知我之無罪如古人故使我至此自投而死以全其節
與古人齊名豈偶然哉清江千尺可以葬吾骨語罷
欲投入乳母丫鬟泣曰婢等千辛萬苦從夫人至此
死生宜共之願與夫人俱沉謝氏曰我家罪人死之當
矣汝等無罪何可從我行此盤纏兩人尚可分點
況丫鬟年少乳母能爨何憂不得主人惟各保身
幸遇世之方人為言我之死於此也又曰死生亦大不可
明白取筆大書亭柱曰某年某月某日謝氏貞玉
投水而死擲筆仰天歎曰蒼蒼之天何為必使我而

至此極也古人所謂福善禍淫豈非虛語又曰比干剖
心子胥抉目屈原沉湘賈誼賦鵩自古如此吾何不
然又北向視曰父母舅姑神靈洋洋在上乞引小人精魂
與之同遊顧謂乳母曰吾雖欲更奉盞以上少師祠堂
何可得也獨兒之死生未可知一見吾兒與吾身雖死何
三人相扶俯見江水波濤洶湧深不可測日色慘憺陰雲
四集猿吟鬼嘯如助人之悲憤三人相與大哭謝氏氣塞
不省乳母以鬢撫手足謝氏於昏迷恍惚之間忽聞有
一陣異香而佩玉之聲鏘鏘謝氏擧目視之青衣女童兩
人在前容貌異常謂謝氏娘娘奉邀矣謝氏恍惚忙
起問曰女童何人娘娘安在未嘗承顔豈敢赴召青衣曰
夫人第往謝氏隨青衣行百餘步粉城高門如王者居入

三層門殿閣連雲琉璃瓦白玉堦尊々嚴偉麗非人間也青
衣曰會朝未罷夫人可於此待坐謝氏於殿門東舍謝氏
從門隙見廣庭羅金節雲旗彩女數百人各奏仙樂
裏劍鏗鏘之聲又有五色靈禽成群相和而鳴其聲清
而雅能令人解不平之氣女官引命婦百餘人敘立堦下
皆是星冠月佩又女冠兩人於堦下褰真珠簾爇龍
腦於黃金香爐高聲唱拜衆命婦一時四拜訖平身
女冠引之以次上殿謝氏問青衣曰此何事青衣曰今
日望日衆夫人朝謁吾娘々耳語未畢侍女從殿上來問
曰邀謝夫人來否青衣對曰來矣引謝氏至堦下四拜
謁娘々又女冠傳言謝夫人上殿青衣引謝氏從西階
上入殿門俯伏娘々賜之坐謝氏定神仰視娘々著龍鳳

冠穿雲霧衣秉青圭垂明月佩坐於白玉床上其傍
設小座又一夫人坐焉威儀服色彷彿娘娘命婦百餘人分
坐於左右老少妍媸不齊而服色如一嚴肅整令人悚
然娘娘問曰夫人寧知我乎謝氏對曰賤妾何敢知娘
娘娘娘曰夫人旁通書籍應知吾兩人名氏吾兩人帝堯
之二女帝舜之二妃史記所謂娥皇女英楚辭所謂湘
君湘夫人是娣妹也謝氏起而叩頭曰塵世賤妾雖從
書冊中欽仰聖德不意今者身親見之娘娘曰如是
奉屈非他夫人不惜千金之軀乃欲追從屈原甚非天
意且夫人呼天而謂天無知雖以夫人之聰明猶有所蔽
今欲以一言叙其抑鬱耳謝氏曰娘娘下教及此賤妾
廣暴中情妄棄愚迷但謂天道無私惟善是與

以今視之夫有不然自古忠臣義士被暴禍者無如伍
子胥屈原無論已試以女子言之衛莊姜詩人頌其美
而有德孔子錄其詩使後世爲法才德之美如此而困
於讒言被莊公之薄待漢之婕婦以事君辭與之同輦
以智保身顧奉養太后爲先儒所稟而遭趙飛燕之妬
抱恨長信宮此兩人乃彰明較著者也其他賢婦烈女
遇災禍又曷可勝記哉妾本寒微家女子早失嚴親
慈母過愛全無所學劉少師誤聽媒妁之言爰具六
禮取以爲子婦於兮過災妾夙夜畏愼如履氷臨淵庶
無大罪而少師棄世家事大謬妾之一身雖擢南山之
竹不足以書其罪狀傾東海之波不足以洗其惡名乃掩
面而出夫家之門洒淚而別舅姑之墓跡遠人世路窮滿

湘呼天而莫聞鑽地而莫入瀕臨于江之淵欲捐一縷之命雖昆虫之微物豈有如妾之困窮者哉女兒偏心不能無感於天地妾自哀号使娘娘聞之妾之罪萬死何惜娘娘顧左右而微笑迴正色答曰君欲效屈原之問天耶吾當條列言之昔吳王之狂悖楚懷之昏暗得罪於天天方欲傾覆二國子胥屈原之不能見用者事勢然也豈天之憎二子乎向使莊公得莊姜之輔佐則衛必成楚莊之伯業成帝聽班姬之敬戒則漢必致周宣之中興而二君愚暗不足以受天之福故二夫人自然疎棄天既覆滅是楚襄殘衛漢以致四君之罪而於其四人則玉成其德行名節百鍊而見精金歲寒知松栢其所成就卓然與日月爭光然則四人者生前之困一時而後下身之榮萬世天道昭昭寧有私乎寡人兄弟閨中弱質

雖學於皇考顧無以尚人惟其生長富貴而不敢驕於夫家舅姑性嚴而粗能小心仰事故上帝嘉之封為地之神俾使司天下陰教座上衆夫人皆歷代賢婦烈女也韋相不棄有時乎乘風而來會若其生前之悲欣榮辱今何足追念也由是觀之人惟不為善天豈負善人況夫人所遭與古不幸之人不同劉氏本積善之家誠意伯遺澤未斬而少師忠貞之士翰林亦君子人而不幸早顯未及周知天下事理故天將降一時災禍以大警之故令夫人受其困而欲待其改過更使夫人佑焉此天所以祐劉氏者非偶然耳夫人獨如是偏忽也夫人雖自謂惡名在身而寔如浮雲之點太空彼讒害夫人者雖一時得志非久天將降彰其惡而誅其罪譬如蚍蜉以害人為能事螺蚋不知畏譏之可羞

夫人何足與彼爭曲直乎命侍婢進茶於謝氏又謂曰
夫人須可早飲謝氏對曰妾無所飲娘〻若不以妾
卑鄙則願爲下侍女之僕隷以托於此地娘〻笑曰
後日夫人自當來會與曹大家孟德曜比肩而今
雖欲留不可得也南海道人與君有宿緣暫往相
依亦天意矣謝氏曰南海在天之涯路甚險惡而妾
無車馬又無見糧何以得達娘〻曰當有人導匆
夏焉何仍指東壁座白絶美目盼者曰此乃君
所稱衛莊姜也又指容儀端雅者曰此卽班婕妤
也又指西壁白類婕妤者曰此東京曹大家也又指
肥而色黒者此梁處士妻孟氏也謝氏曰諸夫人妾
之平生所以欽慕而不意今者親逢而目覩相顧

傳而已謝氏拜辭娘々娘々曰勉哉夫人爲善無怠
以待五十年後更相見也又命兩青衣引謝氏下殿々上
一時下十二珠簾其聲錚然謝氏悚身而覺乳母了
鬟扶而起坐日已晩矣

○夫人依止空門　○羣小講成詩案

謝氏精神恍惚良久始定茶香猶在口娘々之言皆歷
々於耳問乳母曰吾向者何往乳母曰夫人氣塞久而得
醒豈有所往謝氏言夢見娘々事仍指後竹林曰吾
分明隨青衣從彼路豈夢也汝等不信第隨我來得
一小徑入林中有一廟當扁曰黄陵廟即娥皇女
英香火所也面勢如夢中所見而但殿閣頹壓丹
青剝落及入廟門至殿上二妃塑像儼然也夢中謝

氏焚香禮拜祝曰賤妾蒙娘娘冥祐他日敢望感德在
退坐西床飢餓頻甚今了髮乞食於守廟尼家療
飢三人相謂曰目前無可依托此神靈與人感乎此
時月色朦朧忽有三人從廟門入一尼姑一女童也見
謝氏曰娘娘無乃遭難欲投水乎三人驚問曰師尼何
從而得聞此事尼姑禮曰吾等在洞庭君山今日學
觀世音言有賢婦人遭難投水急往黃陵廟救之携
具俱來云故吾等急掉舟越大水至此果然遇娘娘耳
謝氏曰我將死之人今蒙師尼救濟雖甚感激誠以
貽累菴寺爲之不安尼姑曰出家之人本以慈悲爲主
况菩薩有命娘子何爲此言遂相扶下山尼載之於舟
尼姑女童未及捏櫓忽有一陣便風從黃陵廟至瞬

息之間已泊於君山下山在八百里洞庭湖中四面皆水
滿山岩石竹林自古人跡卽不到也尼姑扶謝氏尋
細徑而十步九顛抵一菴子名水月菴幽深蕭洒非世
間也三人終日勞苦睡熟不知曙尼姑掃佛堂焚香
獻磬謝氏禮佛謝氏起與乳母丫鬟盥洗上堂禮
拜佛像前叩首視之愴然下淚尼姑惟問曰娘子
何泣也謝氏曰佛像上面題文卽吾少時所作也而自
書者也於今再見自然悲感尼姑驚曰然則娘子豈
非新謝小姐乎吾固疑其音也謝氏亦驚曰茫然不
能辨故人之面目也妙喜曰其時少僧宗受劉少師命
請文於娘子少師見其文大喜定婚賞賜小僧甚多
小僧慮於歸寺不得見娘子婚事時持[illegible]像走衡山

十年修道師死而來此結庵子又一年每諷誦貝文既
其筆跡如見娘子不知何為至此謝氏悉言入劉家
後事妙喜嗟嘆息曰世事本如此夫人勿介懷也謝氏
見佛像孤島竹林宛如此庵貝文所謂稱道菩薩
正亦模出謝氏身世乃喟然歎曰事皆前定豈容
易人為菩薩猶有抱子而吾之懷中無獲見矣每日
焚香祈祝雖翰林之面必獲見之復見而已妙喜從
容問夫人曰夫人已到此地服色當如何謝氏曰吾之來
此不已得也本以儒家子豈有變服之理妙喜曰小
僧思之劉翰林君子人也雖一時信讒安知他日不改
過乎小僧嘗學於師有推命之術請問夫人貴命
謝氏言年月日時妙喜推數畢賀曰夫人之命五福

具全今雖有六七災厄過後則榮華無量幸須寬心無傷貴體謝氏聽其言與昔夢合仍問妙喜曰白蘋州安在妙喜曰洞庭之南距此不遠夫人何問也爲言夢中舅姑付囑之事又曰宜教雖如此至今未曉其意耳妙喜曰時至則可知也謝氏與妙喜言在道遇風宿林家事仍稱女子之賢妙喜曰夫人見小僧侄女矣姪名秋英賤妹早死只有此兒其父取卞氏爲後妻及父死卞氏欲令兒隨小僧出家小僧推其命必貴而多子遂勸卞氏留養近聞秋英孝而勤與繼母同居甚欣謝氏曰難得者繼母之心而十餘歲女子至行如此如我者豈不愧哉嗟歎不已謝氏及乳母在菴中凡事與妙喜分勞丫鬟女童乘舟買米於水村以度歲月

不覺世緣之漸忘真所謂天也無家客江湖有髮僧
也初謝氏離墓下之後冷振還報董青更復訪問聞
其往新城又之新城則無蹤跡矣青等甚疑之喬氏謂
翰林曰聞謝氏從一丈夫投遠方真淫女也狑兒從其腹
生性行尤惡且謝氏之有私久矣今留獜兒無爲門户
之辱乎翰林曰自古惡母多賢子狑兒骨格類我先
君亦與我相肖何疑焉翰林或知罪深惡極惟治容
飾詐又以淫聲絶調蠱惑翰林且以酷刑威制奴僕或
有言及其身輒灼膚斷舌家内人震恐不敢仰視嬌
氏益縱恣每翰林直宿則獨與臘梅宿百子堂公然
招董青入家内多知之惟瞶愈而已一日天子醮於西
苑翰林從齋戒禁中會天子有疾侍坐不出矣曉日

翰林罷朝而歸家侍婢秋香等故迎謂翰林曰夫人在百堂子喬氏聞翰林歸急起自入內堂翰林問曰百子堂久不修掃夫人何故出內堂而出宿也喬氏曰內堂夢煩獨宿必見鬼耳翰林曰吾亦近日不能安寢當問術人也此時嚴丞相佐天子崇尚仙鬼以祈禱為事諫議大夫海瑞論劾嚴丞相天子大怒命海諫議先軍翰林力救天子下詔切責仍立法此後大小臣僚有敢論祈禱事者斬翰林惶恐稱病在家親舊亦來問一日朝天宮陶真人來見翰林為言夢寐不安狀遂與真人入內堂望氣真人令毀翰林寢房壁得木人也甚多翰林大驚變色真人笑曰此非欲害人也相公侍妾輩欲得相公寵愛而為之耳自古或有此

事亦令人精神迷亂耳使人燒之曰無事矣又曰相公家内氣甚凶惡方書云主人離家又相公兩肩有黑氣宜移家禳災亦須慎言以免禍輪林日謹受教矣輪林既送真人心語曰向見埋凶謂謝氏事今謝氏去久矣此房改修屬耳而木人尤多家内必有奸人淂無寃乎蓋此事喬氏與李十郎所為而喬氏夢頻之說不過倉卒欲掩百子堂奸跡耳然其妖淫之術因此發露翰林雖姑不悟喬氏之事而木人既燒之後翰林積年之所感如渟決蕩神氣淂復清明低首而坐細繹四五年間事悔心漸萌依然如夢中之覺會有人自成都來傳杜夫人書夫人猶未知謝氏之去而勉戒翰林之益勤懇翰林執其書再三披閲言頗有理仍

自念曰謝氏之罪有三一埋凶書事已無可疑其二玉環
謝氏為人本不放蕩動止有度雖因東昌少年吾所
目睹而妾知侍妾之奸乎其三掌珠事春芳至死未
服無乃別有事情乎 如是思想不能平心喬氏常察
翰林氣色大懼言於董青青曰吾兩人之事人非不知
而無敢以聞於翰林者只畏夫人故耳今翰林之意一
變則讒夫人者將雲集而兩人吾死無處矣喬氏曰事
已至此何以則可免於禍青曰雖有一事須置毒藥於
飲食以害翰林而吾兩人永為夫婦有何不可喬氏沉
吟曰此計誠好而若不善周旋立取大禍從容更議未
晚也翰林稱病久乃罷勉詣闕喬氏與董青語於書
堂青偶於案上得一小紙乃翰林之詩也兩三看過喜也

蒲顏謂喬氏曰天其使我兩人永為百年之夫婦也喬氏曰何謂也青者天子下詔立法凡論祈禱事者斬今翰林此詩正以譏議時事而比嚴丞相於古之妖人吾今持此獻於丞相丞相必入奏天子以法治之吾兩人何憂不得為百年夫婦乎喬氏曰前所詠危而難行今君借人手而害之豈非快事也哉

別船抱琵琶　甘露洗瘡癘

董青袖翰林詩逕投嚴丞相家謂閽者曰有天事請謁於老爺閽者入通於丞相丞相呂見青曰汝何人青對曰小人逆壽之門人也雖托在彼家常聞論議有欲害丞相之奸惡可惡昨日逆壽醉謂小人曰丞相引君非道所謂之事無異於徽宗時吾雖不能害作一詩

翰林之詩

古人誇

誕後堪 以見吾志可乎遂作此詩書之小人問何句有深意
哈 鑑式昭 彼曰此句用天書玉盃語以承相比之新垣平王欽若者
〻盃〻念
哉 豈不妙哉小思之事若覺小人當被收司之律故
天上書
因明主 不勝畏惕偷其詩獻於丞相以冀自免嚴丞相就
降
水中盃 見其詩冷笑曰劉熙獨不附我今此兒亦欲死耶
為倭臣 留董青於家袖詩入闕奏於天子曰近來紀綱解
来
朝無正 弛年少朝士不畏國法甚可寒心今聖上新立法而
士治亂
還 劉延壽敢以新垣平玉盃王欽若天書辱老臣而識
政弗群
心瑞亦 聖世罪當斬以詩進天子震怒命下劉延壽錦衣獄
灾
惟願至 將殺之太學士徐惛因朝奏曰聖上將誅近臣人不知
尊寺調烯 其罪請下延壽詩天子出示詩曰延壽以天書玉盃識
烯
儘教人 訟國家豈非可殺乎徐惛言奏曰朝廷不宜以言語殺
物工春
盛生

且況漢文帝宋真宗皆太平之主延壽罪宜輕天子顏色稍解嚴丞相奏曰徐增言如此延壽宜配遠地天子曰可丞相歸家招刑部官令配延壽於韋州董青曰延壽頭識丞相何以不殺丞相曰會有救者不用極刑而韋州天下之最惡地也方人一去無生還者殺人以挺與刃何以異也董青大喜是時翰林一門驚憂晉氏亦佯為悲感之色翰林將赴謫所即發出城晉氏亦率奴僕送之晉氏哭曰妾何忍獨在家當與相公共死生耳翰林曰吾今往遠地生還無期唯夫人上奉先祀下撫二子保重在家是所望也豈有俱往之義又曰麟兒雖罪人之子性頗孝順願夫人為我撫養使得成人則吾死無恨晉氏曰相公之子即妾之子也妾何忍與

鳳兒異視迎翰林称謝初翰林之獄迎人有言董青
事者至是問家人曰董青安在對曰去門三四日不
還耳翰林獨與數僕隨獄吏而南董青自称嚴
拏相家假子被其薦拔為陳留縣令密與喬氏約
於河間相會日赴任所喬氏言于家內曰兄在河間
欲相見喬腹心侍女臘梅等五六人及伶兒及鳳兒而
行乳母及諸婢僕守家乳母請從喬氏叱曰伶兒
雖去吾且不久而還汝但何為喬氏盡取家金玉輕宝
將走河間舟行數日至滹沱河天將曉伶兒方睡喬
氏掐雪梅曰汝取伶兒投於水中此禍根今不去禍
且及汝雪梅抱伶兒至僻處將投水忽思曰謝夫人
愛甚厚矣而我與彼謀害謝氏今又殺其子其可

畏者抑非天乎遂棄之於叢蘆葦林中還報曰始投
或出或没久而不可復見喬氏曰善哉喬氏至河間
董青已辭朝具大船威儀以待之是時青新得
好爵又永取喬氏為妻又得劉家財物意氣揚揚自
謂范蠡之載西施遊五湖無以過此也大置酒於舟中
與喬氏盡歡青自彈琵琶喬氏援琴令和以霓裳羽
衣之曲酒酣相謂曰劉近壽雖不死於刑豈能不死
於瘴乎是時翰林行及半年十生九死抵配所山川風
土絕殊瘴嵐毒霧朝夕發作未幾得病衛劉委身
枕席翰林自分必死心語曰董青使我至此謝氏始
謂青非端人勸與相遠吾不用其言而自取此禍由是
觀之謝氏真賢人而處事不密將何顏面歸見先君

一聲長嘆流淚被面此地本無醫藥日夜思慮並不平
心病至無可奈何一日翰林夢見白衣女子持瓶來告
曰相公病矣盍飲此水翰林問曰女子何人救我之病乎女
子曰我在洞庭君山耳置其瓶於庭中 因忽不見翰
林覺而異之朝明奴來掃庭喧嘩相告曰泉出庭中翰
林觀則即女子置瓶處也其泉湧出甚清洌試取而
飲爽然如吸甘露矣翰林膏肓之病一朝脫然若雪
消雲散四肢輕快顏色勝昔人無驚歎翰林因泉作
井水並不渴數十里内居人爭來汲焉年久遂無土疾
居人名其泉曰學士泉其董青與董喬氏赴任耶浚
民胥澤半以自取半以事嚴丞相亦有猶不足乃
書囑丞相曰兒子雖渴誠不邑無物可致願為南方

產貨之邑承相上疏曰陳留田縣令董青以文學用之而兼有治民之才雖古龔黃不能過也宜試大邑天子命待闕擢用時桂林闕太守承相以爲桂林多金銀而商賈所聚之地也以董青爲桂林太守青太喜擇日與唐氏相爲桂林之行矣

○使君子載好女　○歸客逢故人

是時天子封太子赦天下劉翰林亦放還田里翰林本京師人不敢歸家而有田在武昌以爲敵老之所行到長沙時值夏日南方威熱翰林下馬休於路傍樹陰下心語曰吾賴神祐三年瘴癘鄉幸保殘喘今蒙聖恩得歸田里終當取妻子於此京與其團會耕田釣魚時爲聖代閑民豈不樂哉如是思惟心快適忽有一

官行自北来朱袯青旗獲獲来列高聳碎人翰林走匿林中偷眼而視則白馬金鞍揭鞭纷禇趁從如雲禇馳前過者是薑青也翰林以為此物何處為大官觀其威儀非刺史則太守也既物擇叔於嚴承相不為其聊為板也心愈駭憤天間有辟路聲俄見綠綃衣裳侍女數十環擁七寶車徐行而来炫轉熒煌燭天曜日香氣聞十里威儀之盛過於前行翰林屏氣潛匿待其遠去遂上馬遵天路投一酒店有女娘先在前舍驚出望見是翰林前進而問相公何以至此翰林稀見之則乃雪梅也驚問曰我則過赦北敵汝之来此何也家中安否雪梅噫唏流涕曰何可一口難說也老爺見向者官行否翰林曰不見薑青為太守去耳姑舍是雖夫人公子無恙否雪梅曰老

爺謂向者四行為誰也翰林曰當時家眷而吾何能知之雪
梅曰甚里太守家眷即舊夫人也妾亦隨往墮馬在此不意
得見相公也翰林瞪目歷里復問曰汝言甚驗豈料世間
有如此事乎汝準當言曲折雪梅曰妾有欺天陷主之罪
相公幸赦妾當直吾翰林曰第言之雪梅叩頭泣曰謝矣
人待婢僕猶父母之愛子而妾無状為順梅舊夫人之所誘
如是偷出玉環如是如是之誣訴歷歷發掌探卒使謝夫人被禍
妾雖萬死有餘罪矣舊夫人與甚里太守通初歷謁公子即
舊夫人與李十郎所為而歷謁吏部甚里太守所書也使相
公得罪遠配即舊夫人之事與甚里太守所議也相公登途
之後舊夫人盡取家財化貨從甚里太守而投捨兒公子於水
妾本賤人亦未嘗聞此事也翰林聞殺捨兒大呼曰吾昏

迷受欺於淫婦不得保其無罪之妻子何面目立於天下乎雪梅曰爲夫人與公子至濤邊何使妾取公子投水而妾猶不忍棄之林中其或爲人取收矣翰林曰誠然則徐兒或生耶苟生則汝宗有息於我既往之事罪何足論也雪梅又曰爲夫人妬忌殘酷侍女或有近於丈夫者輒不深刑殺之妾亦死無日矣仍出其雪臂示一二傷處曰今去虎口死無朝是皆罪當誰咎也仍拜辭曰馬夫在門妾若久留恐爲夫人疑之唯相公保重雪梅既出而復入曰相公或聞謝夫人消息乎仍言謝氏在墓下時舊青衣冷振翊取之事又曰其後不知夫人去處昨於岳母路上偶聞人言則劉翰林夫人將往杜推官任所聞杜推官狼貝投水而死或宗不死語雖未的敢以所聞告焉此時翁宅

正疑雪梅久不來日暮乃至問其故對以墮馬病甚不
能行喬氏又問馬夫對曰雪梅於酒店遇一官與語問其
墜者則曰謫去放還劉翰林也喬氏又問容貌行色大驚異
董青議青曰此人不為南方羈魂一朝得志豈能含而久急
發狂從家丁數十人從大路跟追劉途壽衆皆斬殺之取其
首來示我初雪梅聽臘梅之言助喬氏為惡為其心腹而
董青好色多近侍婢喬氏始忌手殺數人雪臘兩梅雖有
侍於前而侵虐百端常欲殺之雪梅自悔恐喬氏偶逢旧
主宗暴中情至是知董青喬氏之又欲害翰林自知不免
遂縊而死時翰林且行且思曰吾愚暗惑邪說而逐正又
身危家敗上不得奉先祀下不得保妻子漂泊無依為天
下之罪人何眼見夫人及麟兒乎至岳州往來水濱問夫人

消息而莫有知者最後有一人曰昔年有宰相家眷乘廣西商船來泊懷沙亭下翰林又問於亭下人曰有之夫人衣白衣與老嫗丫鬟來而登懷沙亭仍不知去処或言投水而死翰林益因極乃又登懷沙亭上吴山千疊楚水萬曲四無人踪但聞杜鵑之聲彷徨不能去就仍來壁間遍讀古人題詠忽見有大書一行就視則曰某年某月某日謝氏貞玉投水死翰林氣塞仆地今雖噬臍其能及乎延壽是爲罪人死而爲惡鬼矣臨江大哭波爲之嗚咽翰林欲見蕭頭小浅裏懷即啟所富出囊中錢使蔣明晨買備酒果獨坐燈下草祭文心迷淚迸不能措一辭從者已具矣翰林忽聞門外喊聲天作驚起開窓賊徒數十人如蜂如狼持大杖長鎗突入曰勿令劉延壽亡去翰林大駭擲衾從後門跳出未及呼從者獨隱屋後童林東逃西竄正如喪家之狗漏網之魚走未及遠回見賊徒追後益惶懼從

林中大走林盡而大江在前更無可往之處遂顛仆泥中草莽之
中聞賊徒相謂曰延壽雖投水耳或回不得延壽頭何以敢報相
公及夫人翰林始知其爲董青喬氏之所選乃謂然一歎曰我殺謝
氏死固當矣然不能自縊於懷沙亭檯下以從夫人而卒爲淫婦所
賊殺其死亦冥暮矣忽因風便聞人語以爲有漁船稍稍前走是時
月色如晝遥見一船艤在沙崖女童兩人坐船頭弄清波而歌曰綠水
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一人和曰江南春日暮
汀州採白蘋洞庭有故客瀟湘逢故人歌罷言笑自若蓋謝夫人自舅
姑之賓教未嘗暫忘俄頃之間去年已廟而時又四月之旬矣謝氏與妙喜
言此事妙喜曰夫人弟於時往白蘋洲也謝氏曰此事寔有可疑吾既
來往此菴不宜遠出菴外一步也今不知所當濟者果有何人而吾往
之得無自輕耶妙喜曰少師有命且安知有當濟者非翰林

耶夫人曰吾亦無所不思然假使是翰林吾以得罪之人何敢
身自迎翰林乎且翰林何以來蘇州乎妙喜曰吾亦疑之甚
夜觀音又見妙喜夢曰翰林厄運未盡奇禍且迫故君不
救殆非吾甘露療病之意何不救之江月長圓時不可失也
妙喜即以告夫人夫人大驚苟可以救翰林於禍何所不為至
是乃與妙喜及女童艤船於此以待焉翰林急呼曰女子
活我而已一尼姑從船自出坐謂女童曰趣艤船以渡相公
翰林慌忙登舟曰盜賊在後趣棹之賊徒至岸上高聲
曰趣回爾船匿者則殺爾矣女童不答棹之而去賊徒
又呼曰今殺人之賊在爾舟中桂林府令吾等來捕之
捕之爾亦有賞也不捕則爾亦與賊同誅翰林謂尼姑
曰無彼言我是劉翰林彼乃強賊也女童呼曰爾乃賊

也吾不聽爾言賊徒又吃嗙女妻不荅鼓掉而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舟行漸遠至于中流賊徒知其無奈何也皆各自散去湘
水烟自消楚之山日欲曙舟已泊君山下矣翰林方始收拾
驚魂更正衣冠拜其尼姑曰師尼問是何人活此劉
延壽一縷之殘命也尼姑扶而起之曰相公無用謝我芽
入船窓與故人相逢翰林莫知所言能細四顧長天
萬里夏鴈帶月而南來浩水無更哀猿抱樹而争
呼芽念尼姑顧眷可謂活人佛而莫曉指道之有意
羽衣翩翻之翔如過遼陽之狂戾虔悽悵之調將憶會
稽之臺而忽聞船窓內隱隱有婦人哭拜矣

○小人惡稔身斃 ○天道否極泰來

翰林入向船有一婦人素服逆翰林俯伏哀哭曉色朦朧儼然是曾謂溺死之謝夫人也翰林大驚恍惚失聲痛哭良久始聞曰夫之鬼耶人耶亦豈夢耶謝氏斂衽對曰負罪之人至今不死而不自意得與相公復見也翰林曰吾今奉顏而見夫人實多羞愧然聖人尚許人以改過惟善夫人特赦此延壽之罪仍以長沙路上所得聞於雪梅者次第言之首言喬氏與十娘魘咀及董青與喬氏通而僞作父字謝氏曰有此事而妾不知矣又言喬氏誘雪梅偷出玉環謝氏哭翰林亦哭謝氏曰此事相公爲不信妾於九泉之下猶有餘恨矣又言臘梅殺掌珠而誘雪梅授春房謝氏曰果皆雪梅之故也又言謝[喬]氏使董青誤己於嚴丞

相陥死地謝氏哭翰林亦哭謝氏止哭謂曰相公連泣悲
而妾以方外之人漠然不相聞矣又言曰喬氏盗取家財從
董青去之任所謝氏不答又言到淳沱河投拎兒於水
謝氏叩胸大哭翰林亦哭翰林止謝氏哭又言雪梅不
忍投水棄林中拎兒或得生謝氏曰雪梅之言何足信從
不投水豈望其生乎翰林又言於懷沙亭見柱上所書謂
夫人溺死庭草奈又遇董青所遣賊徒幾不能免謝
氏哭翰林亦哭又問夫人何以在此懷沙亭柱上何以書
投水死且夫人何以知延壽之危急催船以待也謝氏又言
在墓下時幾為盗賊所給翰林曰此亦喬氏所為而雪
梅言之矣又言為見冕猶至崔夫人使謝氏親目以熟
其白翰林哭夫人亦哭至少師敎以維喬白蘋洲以待人

翰林哭曰延壽不肖得罪於先君特賴夫人誠孝感應以底
再生矣又言舅姑之教雖知此妾猶未曉其意賴妙喜
師尼指導共來相救又言在懷沙亭欲投水夢見二
妃受其冥佑柱上之書倉卒未及抹去又言方在黃陵
廟亦賴此師尼具舟相迎翰林欲謝尼姑曰豈知尼姑為妙
喜也始師尼媒吾兩人之婚而今又救兩人之厄難得復相見
其恩將何以報也妙喜曰此皆相公夫人之洪福老身何力
焉此非久語之所請就陋菴與之下舟抵菴子掃客堂坐
翰林乳母丫鬟皆來謁悲喜交極翰林謂謝氏令吾雖
脫死地欲念敗家危蹤無所止泊將欲戒昌收拾先業精
成家道奉來廟主謝過神明更讀古人之書以為自新之地
夫人尚捐舊事終不棄我望俱與行謝氏斂衽對曰相公不

弃妾之何敢弃相公妾之在此不得已也況相公今在困之時
無豈不思相以助雖然始妾旋家之日會宗族告祠堂令
亦豈無節次妾非敢追念既注女子從人本是重事既云
還入亦係変礼何可苟也翰林謝曰吾未及思夫人之識是吾
當先歸移奉家廟禀訴舅姑死生然後具禮以迎夫人也謝氏曰是則
然矣妾更思之相公孤危賊黨未遠彼聞相公之在此武昌則必復遣
刺客危及於此寧不寒心奉祭祀聚室家雖遲妾意始欲置此
事惟変名藏蹤使人不知爲可旧翰林而徐視事変可乎翰林曰夫
人言如金如玉敢不惟命而萱賊之付桂林舊年豈慮変動夫人曰吾
如萱青學有久不敗之理相公姑思之翰林又言在謫日神人賜甘
露療病自稱洞庭君山今見夫人於君山謝氏曰是乃觀音也妙音徒
傍曰豈惟此也當黃陵廟菩薩已感小僧之夢至於白蘋洲維舟

雖先灵冥教亦佛力所及也又言其感夢事於是謝氏與
翰林仍就佛像前拜謝翰林亦覽其贊文念旧深歎爲是
夜翰林仍宿於客堂明日與夫人泣別秋喜具舟送翰林至
岳州改舟以達武昌所已役裨亦來會爲董青所遣賊徒
從不得殺翰林還報董青與喬氏大惧更令家丁話翰林去
处而自之任所時冷振在京師賭博納其財貨遂走桂林青
喜留之貪虐之事無不與評搆罪富民毒殺商賈盡取其
財南方之人無不欲食其肉者喬氏在桂林久鳳雛以玉疾死
甚無聊臘梅又孕喬氏猜忌棄青出以玉東壓殺臘梅
青多事又行過所領郡冷振久爲押客棄隙與喬氏通知
青之在列家也是時董青事嚴丞相益勤以金珠十萬投冷
振上京爲丞相生日献壽冷振至京聞天子漸知嚴丞相奸頑奪

其官爵討放敵田里而籍家財入官冷振大驚曰董青分罪惡
而人畏嚴丞相不敢發令若冰山崩矣青其能久當莫知道
中用計即赴闕擊登聞鼓法官捕問振對曰吾本北方人適過桂
林見太守董青不法之事心切憤痛茲敢為遠民上聞仍條青
殺人劫掠偷竊取當黨作亂十二罪令本道驗向一加冷振言遂
斬董青於市籍其家財黃金三萬兩白金五千兩珠玉錦
繡不可勝數妻妾為官婢冷振紬財買喬氏與俱之丞家
喬氏雖經禍敗得落冷振又有隨身餘財初振所領獻於嚴
丞相者金珠十万振皆自取兩人快樂償車載貨室東
日日唐舍多買酒肉兩人相對大醉昏眠東夫郭大本盗
賊夜與其徒盡掠冷振財殺東匕逃振與喬氏朝起痛身不
能行仍留東昌訴於官尋郭大蹤跡而不能得一日天子臨

朝語及守令虐民仍問左右曰向見崔青罪狀直强盜也不
識青何以得官徐丞相奏曰嚴崇薦青爲陳留縣令又擢
拔桂林上怒曰朕方思之崇以文学薦青由是覘之崇所
薦皆小人而其所斥皆君子也命吏部汰崇所薦官
吏百餘人擢前以崇事被罷者諫議大夫海瑞爲都御史
使翰林學士列延壽爲吏部侍郎又擢用廉吏成都太守
杜德等十餘人特試期不遠又飭禮部尽公道無失人才時
謝給事子喜郎已関服取妻成家道始謝夫人之南行也寇
報喜郎其後聞杜推官移官而喜郎謂夫人之行久矣宜
及推官於長沙與俱往成都至是欲買舟入蜀尋見姐姐
而適見朝報杜推太守爲順天府尹不久且上京又科期
漸迫喜郎姑在家未幾入部三隖杜府尹又已至京喜郎

聞謝氏事杜府尹流涕曰學士謫長沙時△景謂乘南
方船來學士往所未至而移官入蜀令姪追還根見於湘水
死或云爲人所求而不死其時吾不知令姪之南行後聞江人
言屢遣人湘中而消息茫然五年湘中人或言劉翰林來
登水邊亭子見謝氏書牘知其溺死方與祭奠其處爲
盜賊所邀朝廷方召劉兄而亦不知劉兄之所在也謝氏
大哭曰然則吾姊死矣杜府尹曰屢遣人探之多言不死
謝兄宜更訪問謝生領家屬行向湘中會榜出謝生見擢
二甲爲江西南昌推官謝生喜南昌之近長沙即赴任所是
劉翰林避黨青月之秋變名爲書生武昌之人亦無知者惟
率奴僕力耕自給又還根君山一日奴還言岳州四門揭榜求
相公所在奴問其故曰劉翰林爲吏部侍郎朝廷訪之諭

所則已兆敗遁問沿路至此或云嘗過水邊夜遇盜賊奴主分散以故揭榜而求之衆言皆然而小奴不敢以告也劉侍郎思之曰嚴嵩其敗矣始就武昌府通名太守大驚出迎曰聞朝廷方急召老先生先生何自而至此侍郎為言避仇自匿仍問朝廷事知嚴嵩果敗董青已誅死即書報謝夫人曰朝廷雖無罪〻小人罪〻厤之身不可遽當清題欲乞南方一郡與夫人相迎發向京師至南昌新推官投公牒見其姓名曰謝景觀不知其為誰也及相見推官流涕侍郎問其故推官對曰姐〻去後未聞死生不意今日得見侍郎侍郎始悟其為謝公子驚喜握手曰向者延壽愚暗放出無罪令姐至今始知四十九年之非矣不意與君相逢豈勝慚愧推官益泣曰姐〻之冤雖見暴白其人已亡恨將何及矣侍郎曰賢舅不聞令姐消息乎仍一〻言前後事謝推官回悲為喜仍謝侍郎曰人孰無

過改之為貴謝推官既送侍郎即具書并糧食專人問候於君山
徐欽自往奉来也侍郎赴闕書謝夫人ゝ天子引見為言前日為小人
所蔽侍郎前奏曰聖恩如天非臣所能仰報臣本無狀加以罪廢
多年決不當遽當要路乞得江湖一小郡從事民社以酬國恩之万
一上慰諭不許侍郎語益懇乃曰卿志如此朕欲試卿治民之才於是
特拜劉延壽為江西布政使延壽扣頭而退皈見旧苐惟倩兒
乳母及數僕守家而中堂塵積庙庭草没翰林痛哭謝罪
於先灵仍往拜莊夫人ゝゝ泣曰別後七年人事累ゝ廢老身不死何
幸相逢侍郎曰前日姑母累年辛苦於道塗而ゝ康健猶昔是
慰小姪下情小姪不肖不遵姑母教誨放棄無罪之賢妻宗
無顏面更拜姑母幸賴祖宗垂祐既悔前事又逢故人夫妻
將復如初惟姑母舍其宿罪許令自新莊夫人驚喜曰誠如此言

謝氏無恙守賢遊今已大悔老身亦何追悲未知何以得見謝氏
手侍郎一二言前後事夫人又泣曰兀罪夫人閱盡許多艱險矣宗
族來會見侍郎賀其將還謝夫人也侍郎謝夫人赴任所江西
謝推官亦在管下推官爲言將之君山迎夫人侍郎曰吾當與俱
西職事有守賢爲行矣吾且出於境上仍付書夫人兼領金銀
彩段以謝妙喜謝推官到君山謝夫人前已見推官書乃與
妙喜等出迎兄弟七年不聞死生及相見其喜可知夫人見侍郎
書知爲方伯來近地又大喜謝推官拜謝妙喜侍郎所送金銀
外推官又有禮物甚多妙喜謝曰小僧何功之有此物不敢辭謹
當用於佛事爲夫人與二相公祈福也是夜推官宿於客堂夫
人以明日行妙喜小童下山送別推官奉夫人行至江西境見侍郎兄
已待候雲帆錦纜照耀江水玉節牙旗列於岸上舟既至侍婢

奉献新衣裳夫人始脫七年素服與侍郎會識古今所未有也一路笙鏞鼓樂前導至府中直上家廟禮謁侍郎爲文告以悔罪改過迎還夫人語甚悲切江西大小官吏来献禮幣賀其夫婦如初又以賀於推官父老夫婦嬬皆流涕侍郎設宴與官寮盡歡而明日謝推官邀夫人於衙中拜父母靈筵是時夫婦旁兄兒聚歡喜而惟矜兒死生不知侍郎夫人益悲之遍加訪問而未有所聞又過一年矣夫人從容謂翰林曰妾有一言而未知相公聽否侍郎曰言者是矣何不聽乎夫人妾於昔年誤薦人以敗相公家事思之毛骨猶悚而今則又有異於前者妾年四十斷産已過十年因噎而廢食相公獨不爲後嗣乎夫人之言雖無所不聽然此事決不可從矣兒由我而不知死生悲心尚結於腸肚寧遂絕祀誓不近賤人以遺雜種夫人曰相公何不通如此三千之刑無後爲大妾每從相公上廟子茲

惟兩人之身願以無後結者妾固是慚愧如靣祖宗責讓相公妾
得不然侍郎曰夫人之言固是惟聞麟兒消息後叙議也謝氏以為
侍郎之如是推托雖不忍於麟兒亦所以徵前事而懼不得善人
也始吾年少未經事見誤於喬氏苟其德性如華容縣林女則有
何可疑乎林女又從容端正衛家謂必生貴子今欲擇妾無逾於此
但計其年當已從人矣且林女與我有三日主客之情而不時未及相問且
且蒼頭從我患難而死於道葬無棺槨且有黃陵發願之事妙
喜矣不如通音耗此四三事告侍郎出私財送家人反前所隨南方
者了鬟重修黃陵廟改葬蒼頭致金帛於妙喜及林女妙喜以前
後所得財改水月菴又於君山絕頂設九層塔稱之曰夫人塔林女見了
鬟驚喜問夫人安否受金帛稱謝林女繼母身死獨居了鬟故
報夫人夫人惟以林女之未從人為喜也

○母子重會 ○逆婦就誅

初雪梅不忍殺狩兒棄之林中會荊州人玩三以商賈到浡泥河過林中聞兒啼就視之兒可三四歲而肥膚如玉容貌俊秀以為可賣於無子之家抱而載船轉行江湖無買者至武昌大風猝發同行十餘船皆覆沒玩三船亦出沒驚濤中檣傾楫摧盡喪所載然船終不覆至華容縣玩三與狩兒得生而欲歸荊州粮盡行乞知兒終不賣遂棄於人家籬外而去是時林家女子與母卞氏在家曉夢籬外火光燭天有獸卧為身具玉鱗頭有一角非龍非虎壯極奇怪女子驚覺曰孤是有異兆也出見籬外有兒卧於向者獸處孤喜而抱入卞氏曰歲凶無食孤以棄矣我亦貧寒安用此兒林女曰母親無男子可養為子又

小女夢兆甚奇見之狀貌非凡他日必大貴矣卞氏從其
言養之卞氏死後旁近人爭慕秋英之美欲娶而為之
妻秋英不顧為田家歸欲從姨母出家而以矜覺故未果
也謝氏從容言林女於侍郎劝而為妾曰妾是僞於帰者
也林女德性為有可疑何敢誤薦乎況此女奴善之輩也
向來被喜吾夫妻豈有今日相逢相公勿固執侍郎見夫
人之言出於至誠乃許之夫人甚喜更遣了鬟林家通意
秋英曰相公夫人不以妾鄙卑榮幸極矣豈有他言但無
服未闋而又有小弟未成人此為難處了鬟曰未嘗聞娘
子有兄弟而未知今弟年歲今幾何忽見一兒從外來
風彩俊邁殆非生於鄉村者林氏不言其收養但言此
兒繼母所生年今十一歲娘子前來時適出未相見也了

鬟熟視其兒而敬以林氏之言報於相公夫人侍郎曰當待其闋服矣夫人曰與少爺俱來亦無妨耳丫鬟又告曰林氏少爺容貌髣髴吾家所失公子年亦相近若是收養則可疑也夫人歎曰拾兒雖生當在北方況歲月已久今難得見豈知為拾兒乎侍郎擇日取林氏來林氏入門上下和睦家內無雜言侍郎賀夫人之不誤薦也夫人亦自以為善一日拾兒乳母訪林氏從容言失拾兒事又曰前日丫鬟言娘子少爺容貌髣髴公子老婢願一見令爺以慰思公子之懷也林氏疑而問曰公子失於何處乳母曰棄於滹沱河边云爾林氏思之以為南北雖遠水路相通且兒自言棄舟事得非是拾兒乎吾聞拾兒有一員若夢亦異也林氏本與兒俱來寓外舍至是令婢子呼兒來兒

共乳母相熟視不能言林氏曰果髮鬚公子乎乳母大小雖異
刑皃宛然公子額上有哨骨相公每稱如先少師今見亦
然仍感愴下淚林氏曰此事豈不奇哉此兒本非吾母所
生某年吾得異夢出見兒在籬外遂收養之兒聞此
言忽大哭曰此是吾乳母々々亦哭曰此是吾玲兒公子聞
玲兒名益悅然悟曰夫人攜乃我出門時乳母不相送我而泣
乎乳母抱玲兒而大哭曰此是玲兒此是玲兒不然何以知
裔氏出行事乎林氏曰此兒聰明雖不知其父母姓氏而
每自言生於富貴家又能記其在林中遇人乘舟而來
以故吾亦疑之耳此是家中相傳震動謝夫人驚走至
林氏所見玲兒無可疑是問曰汝知我乎玲兒稀視曰依俙
憶夫人乘轎子抱我而乳之然未知記其何事也夫人抱玲

児大哭侍郎方在衙忽聞府中震動起入得見十年已失
之児悲可喜知也侍郎問林氏以收養事本末乃謝曰甫
有此大恩於我待甫豈以尋常侍妾甫惟益自小心無
負夫人美意林氏拜謝曰天以公子授妾而養之妾有何
功焉夫人感林氏之恩謂拾児曰汝視林氏女視我也謝推
官及大小官僚又賀侍郎之得拾児各致礼儀侍郎或受
或辞南豐縣令送玩好之物而玉環在其中正是雲梅
所曾偷出者也侍郎密異之謝送他物而惟留玉環従
容引南豐令謂曰感餽玉環重宝宜不敢受而第有異
事此乃我家旧物亡失已久今従先生所来欲知其所従
得南豐令對曰上年有女子賣此環偶以廉価售之今
為老先生有大慶聊以表情而不意其為尊家旧物

也女子尚在可得其詳南豐令故而命吏拿賣玉女子乘閒曰汝是何人之妾從何處來此地也女子對曰小人姓楊夫姓鄭也本開封府人上年從夫來此夫死不得故南豐令詰曰向尒所賣宝玉非民家之物吾已疑之今有京師人見其玉環曰此御庫所藏朝廷方購之怨急爾不明告其所從得則今當拿爾送京女子惶懼對曰亡夫之事非小人所與敢不直告亡夫在河南為車夫一日多得寶貨來妾怪問之則曰有冷振者載寶五車之山東而蹤跡可疑吾以為彼既以不義得之吾當以不義取之乘其醉眊與君羣黨洛掠分取耳既以聞振訴於東昌府將捕賊黨故亡逃至此妾夫以不義之故天以殛之然若論御庫之賊則是冷振非妾夫也南豐令謂其言有來歷即以報於侍郎々々曰果然是雪梅所謂冷振而吾嘗遇於東昌者蔣振也命家人偕官差之東昌問冷振焉

此時喬氏從冷振在東昌家事零落不堪飢寒日罵冷振
曰我乃翰林學士之夫人桂林太守之內室身厭錦繡口飫膏
粱移步而生金蓮咳唾而成珠玉自為爾妻困窮如此你何不殺
我振既喪財貨又不堪喬氏之惡罵同鄉有王公子者家富年少
振日夜誘引出入娼樓酒肆從中窃取其財家事漸康王公子之
舅為宰傍邑聞公子之為振所誤召公子大責令官差拿振至
即大杖一百振載之而歸杖瘡甚毒氣遍身數月而死喬女無以
依賴徐州人趙婆本娼母也適過東昌見喬女艷美說曰娘子隨
我去可得一生豪華何自苦如此喬女從之仍呼喬女曰趙七娘喬
女年雖三十春色未衰又有一曲霓裳羽衣七娘之名振徐州劉侍
郎遣家人與官差尋問冷振於東西昌昌人言冷振喪財訴
於官未久因事杖死亦無家屬無可更問因至徐州酒店適

見傍舍樓上有一女子褰簾而立目送行人是喬女也問店主曰彼女何人店主曰名娼趙七娘又問本地人否曰自他州來耳家人敢報侍郎以冷振已死又告徐州酒店喬女事侍郎曰淫女流落為娼矣欲更遣公差拿喬女來殺之夫人曰彼罪宜死而今已為娼受無窮之辱天道報復足矣況相公在此為吏民所仰家内穢惡何可使人知之侍郎然其言而終不忘殺喬女也侍郎在江西三年上師祖宗忠賢下聽夫人善導律身以正臨民以仁江西大治天子嘉之陞為礼部尚書乘馹詣京師過徐州欲知喬女事故留數日遣众家人於酒店尽得喬女從冷振振死後為娼來此狀尚書招媒婆重賞曰爾見趙七娘言如是〻〻媒婆往見喬女曰今為汎部崔尚書丞召

上京過此聞七娘名欲取為小室而尚書乃當朝名宰相年
未四十家甚富而夫人病不能治內事七娘入其家名雖小
宗夫人也七娘以為何如喬女欣然許之媒婆曰上相公
上夫人同行事有不便欲令七娘差池上京與之成親喬女曰諾
媒婆還報尚書即具衣裳首飾車馬僕從取七娘從後來
尚書至京肅謝聖恩退而修掃舊第大會宗族謝夫人方始與
杜夫人相見兩人悲喜之情可知也謝夫人呂林氏謁於杜夫人曰此
與外人不同願夫人勿疑也杜夫人笑曰雖賢終無益杜夫人亦
以構兒事謝林氏尚書微笑告杜夫人曰侄於山東路上得一佳人
將欲見之乎顧謂左右曰引趙七娘來此時喬女來住近舍以待
之遂乘轎子至劉家門外喬女驚謂從者曰此乃劉翰林第耶
汝等誤耶從者對曰劉翰林謫去後我老爺買此家耳喬

女自語于心曰我真有緣於此家矣並復入於百子堂矣入門下
而丫鬟引至階下始撤蓋頭而謁曰相公夫人在堂上宜禮謁喬
女舉目視之固無他人唯劉翰林與謝夫人侍林夫人坐左右皆
劉氏宗族也喬女肝膽殞墜伏地叩頭無數曰相公活我々々
尚書厲辭叱曰淫婦知罪乎喬女對曰豈不知耶雖擢妾髮
有餘罪矣尚書曰汝有十二大罪初夫人戒爾勿為淫樂此是好意
而爾為人毚之讒於我罪一與李十娘為妖術蠱惑丈夫罪二縱
淫婢與董青通依而為黨罪三自為壓詛嫁禍夫人罪四自奸董
青為門户之辱罪五偷出玉環授奸人誣陷夫人於淫行罪六自
殺賤子陷夫人於大惡罪七送盜欲害夫人罪八與奸婦謀逐我於
嚴丞相罪九盡掠列家財隨奸夫去罪十投孺兒於水罪十一長沙
路上遣盜賊害我罪十二淫婦有此天地間所不容之罪而尚欲生

耶喬女叩頭曰此皆妾之罪而害及掌珠朧梅之事也偷玉環
授冷振誣嚴冰相者及送逆皆蓮青之事也又乞於謝夫人曰妾
寔負夫人雖夫人慈悲活我殘命夫人答曰爾之欲害我〻今不追念而尔
得罪於相公與祖宗吾亦不能救喬女哀號不已尚書喝左右縛喬
女抽肝剖心夫人曰喬女曾配名位不輕雖殺之宜尋其体尚書從其
言引喬女於東廂之縊簟裹其屍弃於郊外使爲烏鳶食尚書已誅
喬女謝夫人思春芳之死不見骸以葬之爲文以祭又以欲治李十娘遣人
訪之〻三年前株連宮女金英之獄已伏誅矣林氏連生三子曰熊兒駿兒
鸞兒皆有父兄之風列尚書於穆宗朝爲丞相佐天子治太平皇后聞謝
氏之賢德數召引見六宮師事之四子皆及第顯於朝謝推官亦致高爵
門户之盛無两焉尚書與夫人偕老至八十餘而終其後列拼爲兵部尚書
熊爲吏部侍郎駿爲户部尚書鸞爲太常卿林氏亦壽終謝夫人著女

訓十二章續烈女傳三卷行于世且教誨四婦王氏楊氏杜氏李氏皆有
賢德克嗣夫人徽音別有二集焉

○附札

○謝夫人答杜夫人書

不意下書遠及且審叔〻政官西上板輿萬福去來俱榮攅賀不已
姪婦有罪彌天而罰不至死是猶夫人之賜也然不死適增其罪而為愧
於此心拜辭先祠之日豈不欲刎頸斷頭以謝神人而顧念大義有不敢
懟翰林而絕地日者隱忍至於此〻皆夫人明達所曾垂誨今不復多
談所諭空山強暴可畏誠是〻〻伏惟終始哀怜指導欲報之恩天地
罔極至此而瞻望松楸固罪人之幸就依於夫人膝下幸又甚焉惟俟
明日面陳多少神昏草此不備再拜

○杜夫人與翰林書

一別累年消息茫然未審賢姪夙夜仕祝益佳老身湖
楚入蜀跋涉勤矣眠食幸無所妨而惟一念懸懸於姪
耳賢姪早登雲路為天子近官今此久矣益勉忠義
以答隆恩古人曰家齊國治苟不齊家雖亭軒天之
富貴達蓋世之功名是奸雄耳非君子所以立身事
君之懿也此猶無論賢姪豈嘗見不得於妻子而能事
其祖考者乎況我先少師元之於謝氏其常眷愛而
褒獎之者何如也賢姪若或終疎謝氏則何以入於少師
祠堂乎至於老身嘗受先兄顧言托以戒誨賢姪誠
恐老身病淺尋死亡及之而無顏以見少師於地下以
是拚盡自若負罪不但懸懸於賢姪而已老身如此賢
何以為心臨行忽卒未盡所欲言者老身見人家婦女多

矣謝氏之與丈夫處久而亦既子生矣然每見謝氏言動
猶與處子無異賢姪寧不知耶夫謂伯夷處則似矣
豈或忌以淫行疑於謝氏哉老身嘗謂家中有惡人謀害
謝氏不然侍婢自有淫事本欲以戾賢故設此而道而
宗謀害無疑耳人家既有妻妾又各有侍婢〻僕小人相
揣摩仍至於誤搆交亂者多而此在為官長者察之且
天下之事若有相期者是奸之所行也東昌少年不先不
後與賢姪遇於逆旅以玉環視賢姪其故何也賢姪猜
不見伯奇去驛之事乎老身之言至此雖賢姪無謂
老身為謝氏也不具瑞靄祥雲護上台長令四海入春
臺朝回更睹昇平像口誦天書醉玉杯 右刘翰林由此流竄之詩也

○刘翰林迎還謝夫人告先廟文

伏以夫婦之道曰惟天地内外相順以成家事上奉先祖
不肖孫延壽越宿齋沐敢昭告于祖宗之靈伏以天叙彝倫其目該五倫君子脩齊家資内外
下啓後嗣莫甚〻溪惟思莫重惟義惟茲謝氏出群扶華出
分主敬祖敬宗事父事母家道甫成人紀克樹託始造端陰陽斯濟曰惟謝氏原謀華譜
閑之亂輿自執贄惟法惟禮是賑是被肆蒙皇考眷愛特
操行以禮飭躬以矩早咏桃夭逮事春府誠孝有光辞氣無忤奉我蘋蘩貢我門户孝
至承受顧言與小子異惟有奬諭而無勉人心逺遺免憂既戚
樹孟案貧宴寔有令德偏荷春撫因以賢婦數受奬諭奄遘西變與共草土撒縈
而易三年與經信此情誼乃更無子勸畜媵侍德協樛木戒
徑思義有愈子實不肖處事廉粗脫蓄耶媵盡於媚嫵以賤加辱管舌頻鼓道夫
人妬忌花國圃責書出好意小子無狀溺於邪媚人窺之誤
勞態密布禍罟怙寵益恣是詐是舞陰結妖巫譖和奸豎為牙為爪若翼若蕩
從而漸漬文假妙術蛊我心志外通萱青與通謀議壓詛搆凶作
謀之竊佩蹇悋瘞蠱自絶天倫瞞我激怒徒信褪蜂莫卞市虎出陟太遽雖邀悔
為文字東昌玉璟莫測機秘禍陷穢褓拖栽憤恚充茲三事喬
曷補致令糟糠飄泊湘浦無全其節兒失其乳大江春波苦竹夜雨哭声哀〻倦跡蹁〻
女所自誣之又誣爲謝氏累及三尺孩童所必同視噫嘻小子獨非
困依江寧飢托鄰廡志決沉淵名表書柱轉依禪門與尼為伍俗跡但語生理靡監
人類比如病風重〻昏醉姑毋法言聽若妄偽謝氏之賢忍於放弃
微我之故曷罹此苦噫呼小子亦被激怨始坐詩案終貸堪斧行吟楚澤攬衣
乃令淫奸據夫人位祖宗之辱門户之愧罪雖擢髮未易一二哀〻
宿瘁風塵傷性瘴病成痛身飄落葉命危殘綫陰涯弃草忽燭和熙賦鵩如賈
弃婦托跡基隧乃遣盜賊蒼黃走避孤舟萬里險難憔悴三
鮮網同寓顛踣羸騄于水之滸人憐旬匐衆咲襤褸薄言視罵于彼村墟餘禍又

熾邊進胧虜群皃鼓吻病僕戰股夜色蒼蒼江月未午㞋舸撤水一聲棲
湘遺恨九疑嚬翠遂決一死臨淵臨臨感夢神廟棲身尼寺湘
櫓終獲利涉先灵所祐短蓬乍揭恍惚有睹舊緣重續新歡且睹嘉醮靡
水蕭天竹林出邃邃逐白衣大師襟悵一致贊筆猶新事有相值七
家計切安堵有田武昌厥土膴膴與在食魚將理農圃是及躍履榮溢珪組
年困厄節完行備烈大衣餘良玉愈粹我事既諧彼姦益姿淫
強入倫門来央故宇驚溷莫收散財堀腐乞守外藩斗印一部出建牙纛坐亨
乱之極自底謀我囑青訴歲詩為禍崇尚進全木鄭祟南之魁
痾度軒排白帝鼎列舉釜榮養莫遂何恃何怙亡家辱先寔是自取
身危家敗性命如寄天猶啓衷悔心已熾低頭而死思不言而喟
今自嘅自悟盍訟愚魯微不能防漸不能杜有耳而聵有目而瞽悔深咋指悲
我以赦故青為南吏喬宗隨青相遇道頭奸婢輸情若有所使
切不吐㤪老山積敢此人數修行補過擬繩先武詩禮有訓更鉍肺腑祠
閭所不聞如覺久眊盡矣河邊棄兒幼稚庶或得生婢奸不售
廟是奉夫婦團聚何顏展拜流汗仰俯裳服維新對語仍古聯裾進退
懷沙投水謝氏自誌失拜長慟肝胆隕墜夜故村寫擬奠一辭
並眉偪僂虔恭露誠辦香一炷茲其具由敢告列祖
喬又送盜我羽翅將受彼刃悔不自縊大江㞋舸云誰之賜不謂
謝氏於焉候伺鬼耶人耶相對夢寐恭聞冥教惟有哀泣孝不
肖乃煩指示向微謝氏再生可冀餘憂更深蹤跡宜閟遽蒙收
擢呂馹騎自有罪釁敢冒榮利天子曲軫江西是畀符奉司旨

復有主饋家道稍成宜荷餘庇方求阿於永主宗兕將捕扉
女題施斬劓聖許孜愚經言懲夫琵婦好合百年無貳讀書
餙躬勉緒先懿賴茲謝氏孝思不匱自今以往保佑啟暨謹告

○謝夫人祭春芳文

余噫嘻向者二梅之奸臧害孩稚欲除我援桁楊之下死無異言
與二梅同衣食人而其枉直若天壤然爾苟誣服我何自伸
我猶不見漂泊湘濱大江秋雨孤竹夜烟恍爾精靈來奉
我中我今復入相公之門爾不可見曷勝悲辛拾撮以奠祭
以斯文嗚呼哀哉曷慰我究

謝推官書啓告謝夫人曰舍弟南昌府推官景顏頓首上書于姊氏座下竊想否極泰来
天道之常禍尽福臻人事之恒何幸天道復於今日人事幸於吾家豈数與時者存乎其間乎
噫禍乱之時尚忍言哉姊氏始長沙孰不得送之流落湘江弟不得救之孔懷之情果安在哉嗚呼西風
蕩江湖細泊無所飢寒路歧性命難保而惟姊氏全一節於顛沛之際得一生於險阻之中豈非門
戶之光先灵之助也姊氏欲投涂淵始因杜公而聞之来住君山旋遇妹兄而知之喜甚而不知其喜
悲極而不知其悲〻喜〻難殫正指弟方寸而道也弟籍祖宗之餘蔭荷姊氏之勤勞忝冒科名佐貳南昌而
不以弟之一官為幸惟以得聞姊氏之安存為一家之慶不知所以為心也妹兄亦復清顯之職上奉先祖
下保妻子可以娟也豈不為妹氏之洪福乎今方請由上官束裝幽茨而問候之禮不敢少遲先以尺素晉伸
満腔之懐伏願姊氏千万保重焉
謝夫人答南昌府推官景顏書曰噫人之所重者死生而忘之已久人之所動者禍福而任之已多更無関事覧此心觴惟有舍
未嘗不懸〻於君而湖水黏天人跡隔世字音信無計相通日月流邁凶禍已闋而尚未得一哭灵几前以泄終天之痛自
愧人理滅絶縷命支離乃者賢弟一札遠及世外披玩慰懿奚啻當面耶況立揚雲路展布志氣先人遺緒
庶不墜地人家大慶孰愈於此乎嗚呼板輿之奉榮莫大焉專城之供養之至也風樹不停榮養莫逮哀
痛之情君與我一般矣向来危禍之慘顛躓之困言之氣昏思之哽咽不欲提起懨我賢弟之心也官事
有職撥忙一来心緒錯莫草〻不具

九穐何ロ不重陽

九秋何日不重陽

九秋何日不重陽

九穐何ロ不重陽

余適去湖西瑞寧郡無事閒適與知
耆闍嵓寂三祖屯習知覓性以後者持
毋為故一見毋宗何
九

水、[illegible]

松東諸珍萬老[illegible]

雨後山石古蒼苔

澗、綠田香蓮[illegible]

綠、清樾有情趣

澗、[illegible]花[illegible]